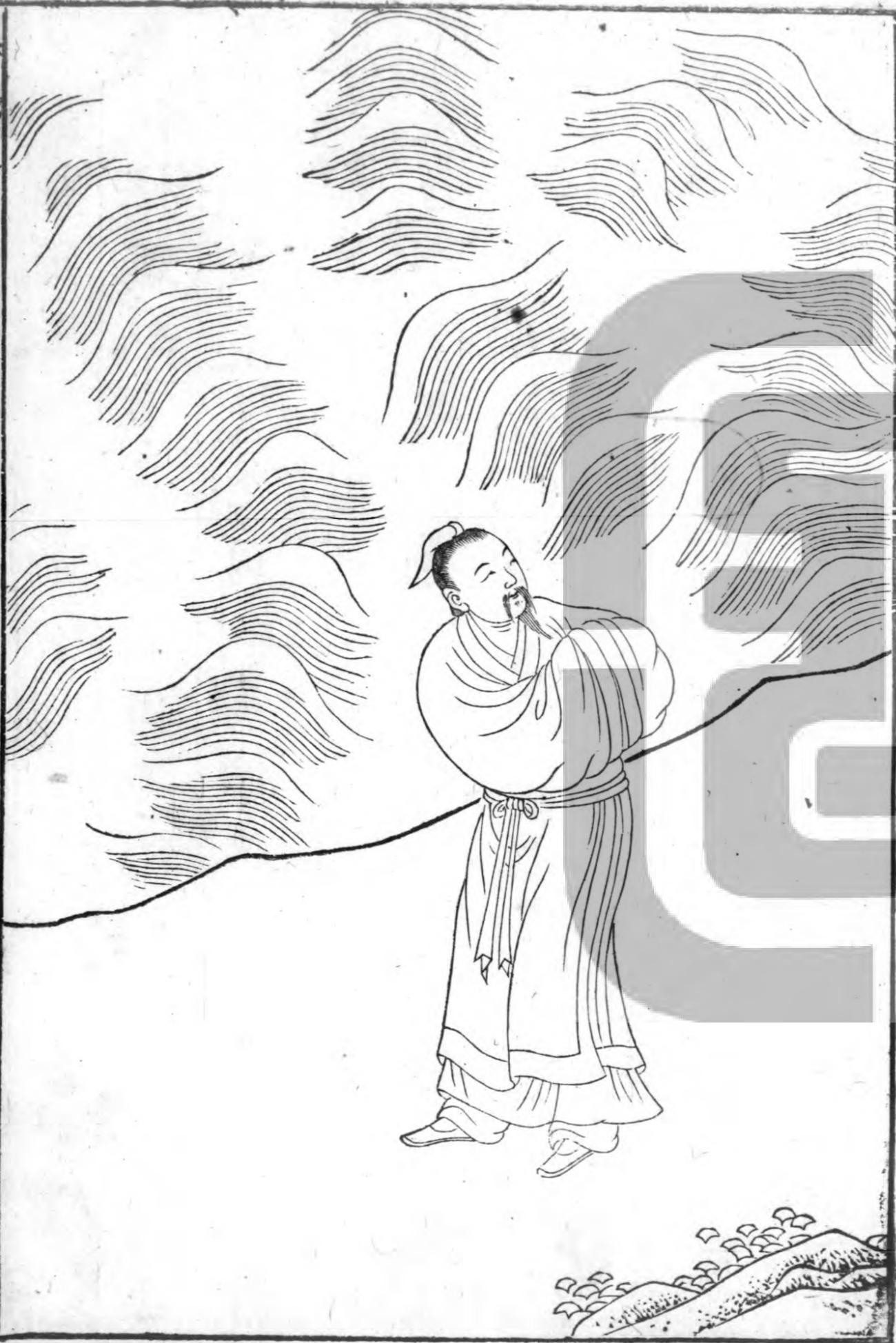


部

部

六

翠堂



柱厲叔

春秋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  
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  
厲叔辭其友而徃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  
已故去今徃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  
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  
吾將死之以愧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  
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

無無居士曰狼曠以見黜而勵君子韙之則  
柱厲之奮於不知宜無貶辭第狼曠黜在行  
伍死猶職耳柱厲已去海上矣親狎白鷗投  
綸鼓柁歌長瑟樂無知豈不足了一生耶乃  
返而死君之難不過激於名也且曰以愧人  
主不知其臣者是誠死名也非死不知也忠  
之過哉



杞梁華舟

齊杞梁華舟時莊公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  
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  
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  
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  
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  
逆之杞梁華舟下閭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  
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  
而梁舟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  
是汙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  
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闔壤軍陷陣三軍弗敢當  
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  
隰戾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  
遂於初也來吾踰子隰戾重伏楯伏炭二子乘  
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  
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  
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  
莒國梁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

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  
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  
闞殺二十七人而死

無無居士曰莊公為勇爵州綽不與猶曰晉  
隸今為車五乘之賓以襲莒而杞梁華舟不  
與豈故抑而激之耶然二子之勇隰侯重為  
先鳴竟死于莒爵耶車耶勇而先鳴者屬之  
誰耶莊公於是失爵賞之典矣既也撫楹而  
歌勇士未見有先鳴者豈無以死莒者死君

耶噫



伍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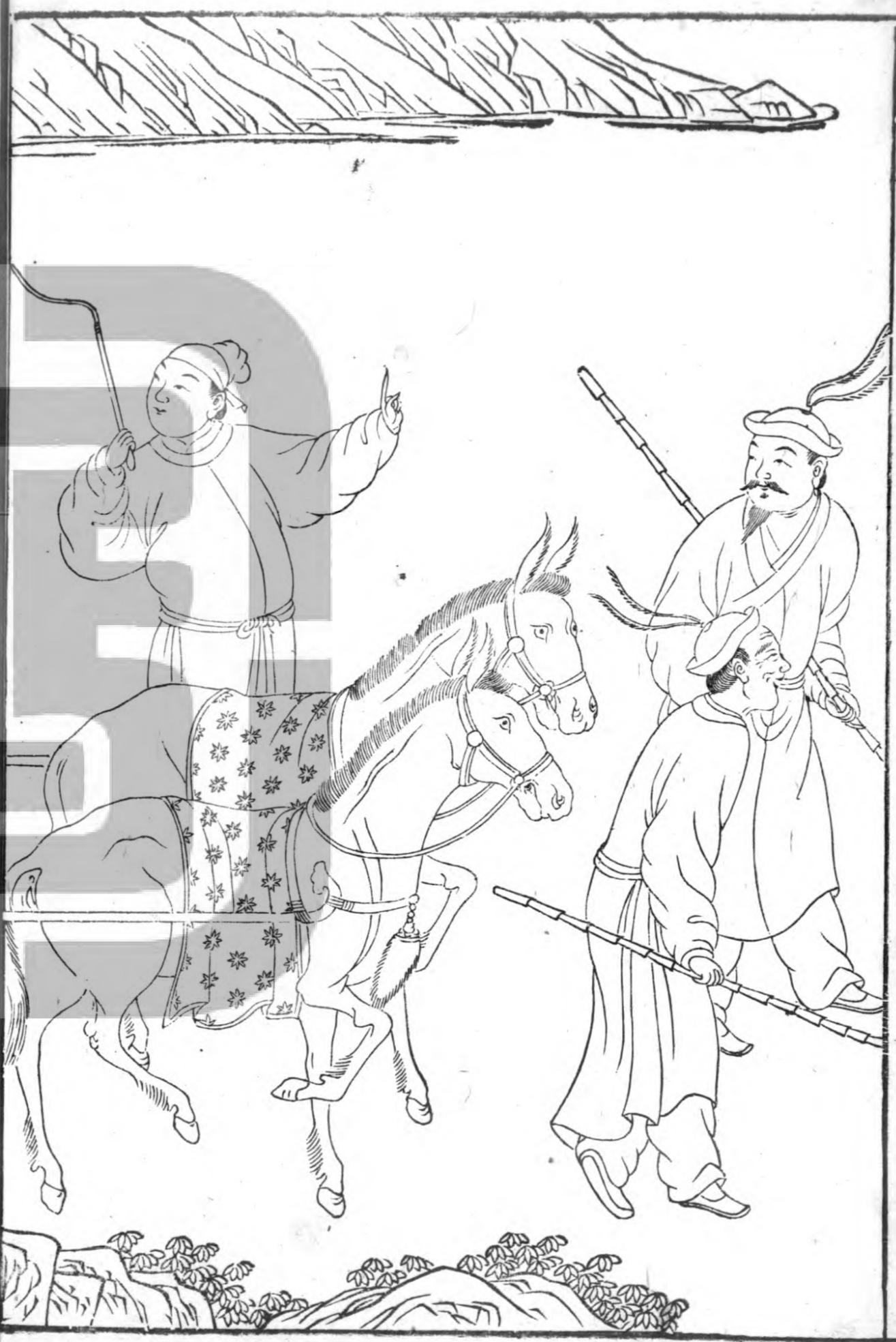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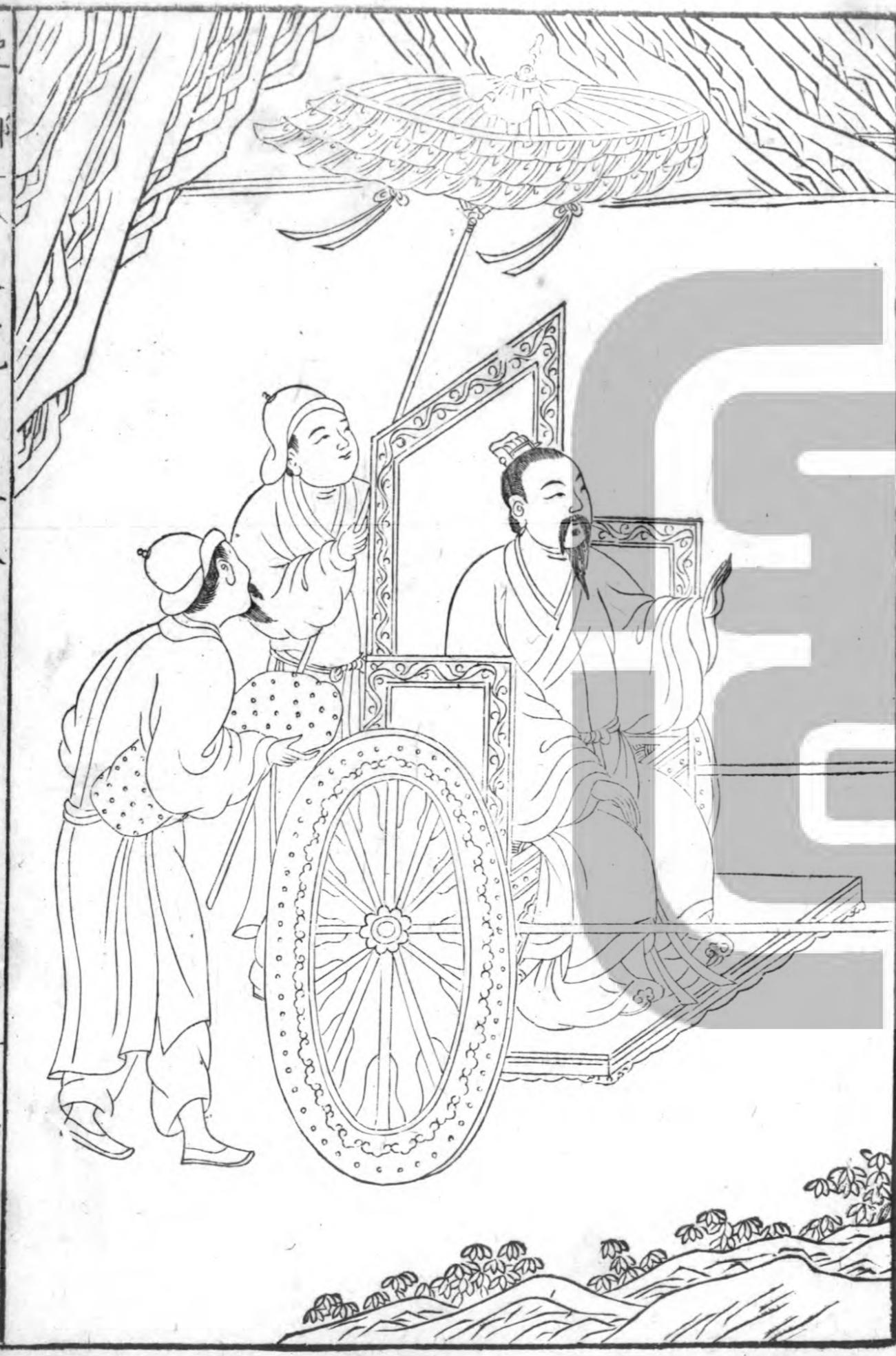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保於會稽使大夫種行成吳將許之伍負曰不可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治乎後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而又諫弗聽王賜之屬鏹以死

無無居士曰子胥欲亡越以其為國之心疾也然忠能忘身而不能忘家雖屬子於齊未足深累孝知有親而不知有國楚國可覆乎父兄死國欲存之也覆之不亦甚哉其不伐鄭者亦以楚人視建也秦吳治吳其所憂者深矣彼楚人越人誠不足以肝膽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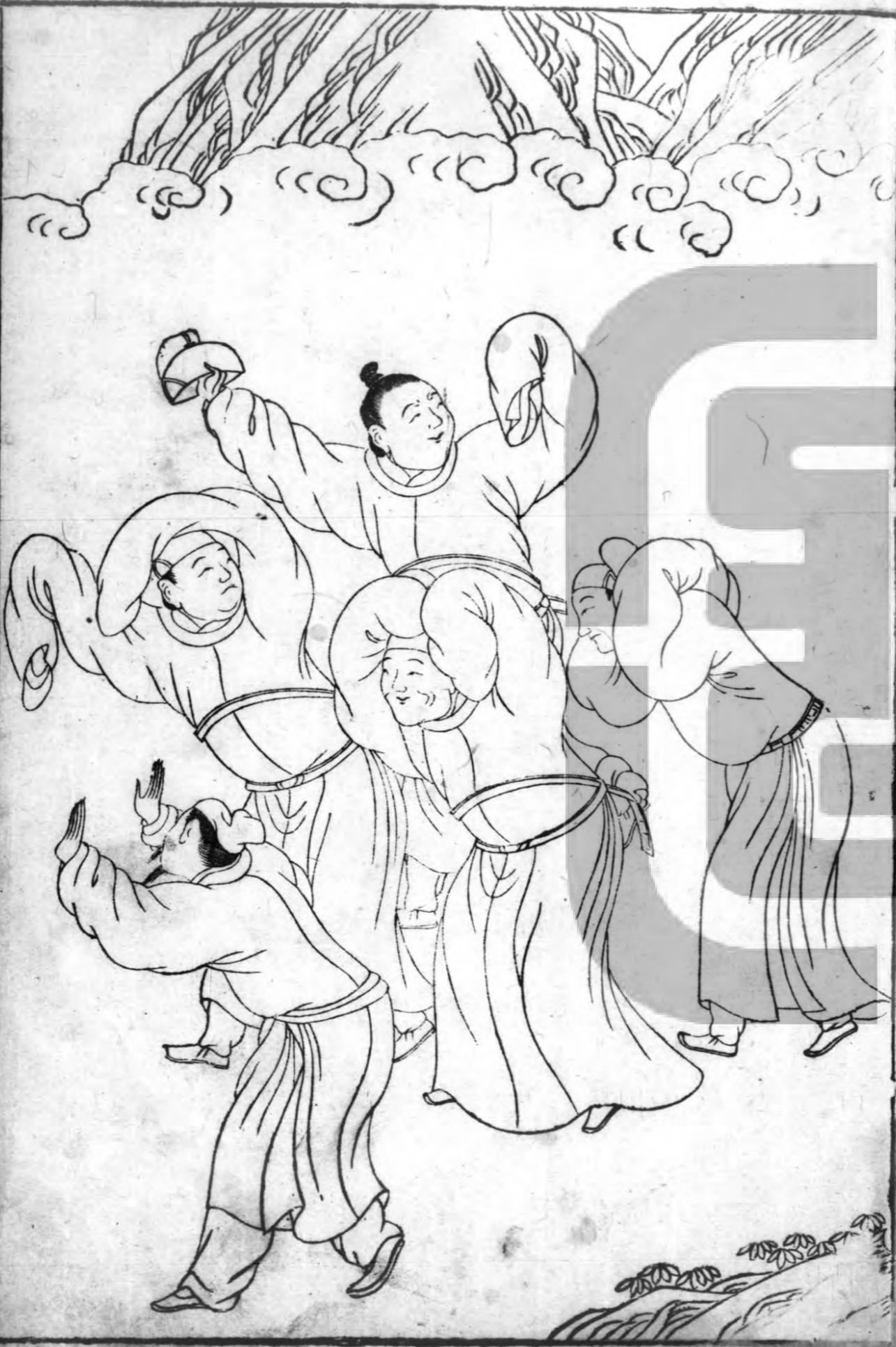
王蠋

王蠋居齊之畫邑燕昭王使樂毅伐齊毅之入齊也聞蠋賢令於軍曰環畫三十里毋入使人謂蠋曰齊人多吾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因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言故退而耕于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有劫之以為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蠋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况在位而食祿者乎乃相聚求諸公子立為襄王無無居士曰樂毅欲將蠋以風齊城未下者反為齊借資甚矣此舉之謬也夫人以賢稱既不覬重利亦不博名高忍以身賣國乎必從而死之死則義聲震齊境詎謂吹竽鼓瑟鬪鷄走犬之徒寧不振臂一呼運三尋之矛以向敵耶是毅為齊樹幟以自仆也雖然蠋死而齊以存可謂不徒死也已



王尊

西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治尚書論語初  
元中舉直言任號令擢安定太守後遷益州刺  
史道至邛郫九折阪先是王陽守是州至此王  
陽嘆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  
至是尊復至其阪問其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  
邪吏對曰是尊遂叱其御疾驅之乃曰王陽為  
孝子王尊為忠臣後治河水有功上嘉之陞京  
兆尹秩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於官  
無無居士曰君與父一也為其所在則致死  
焉故阪同也車同也回馭則孝子而體為親  
之遺叱馭則忠臣而體為君之身若褻菽水  
貶鼎食則經綸為鋪張之具執法皆爭亂之  
資矣故別色入朝一明黻之義黎元信我為  
列眉者亦我之屬毛離裏也誰謂忠孝二視  
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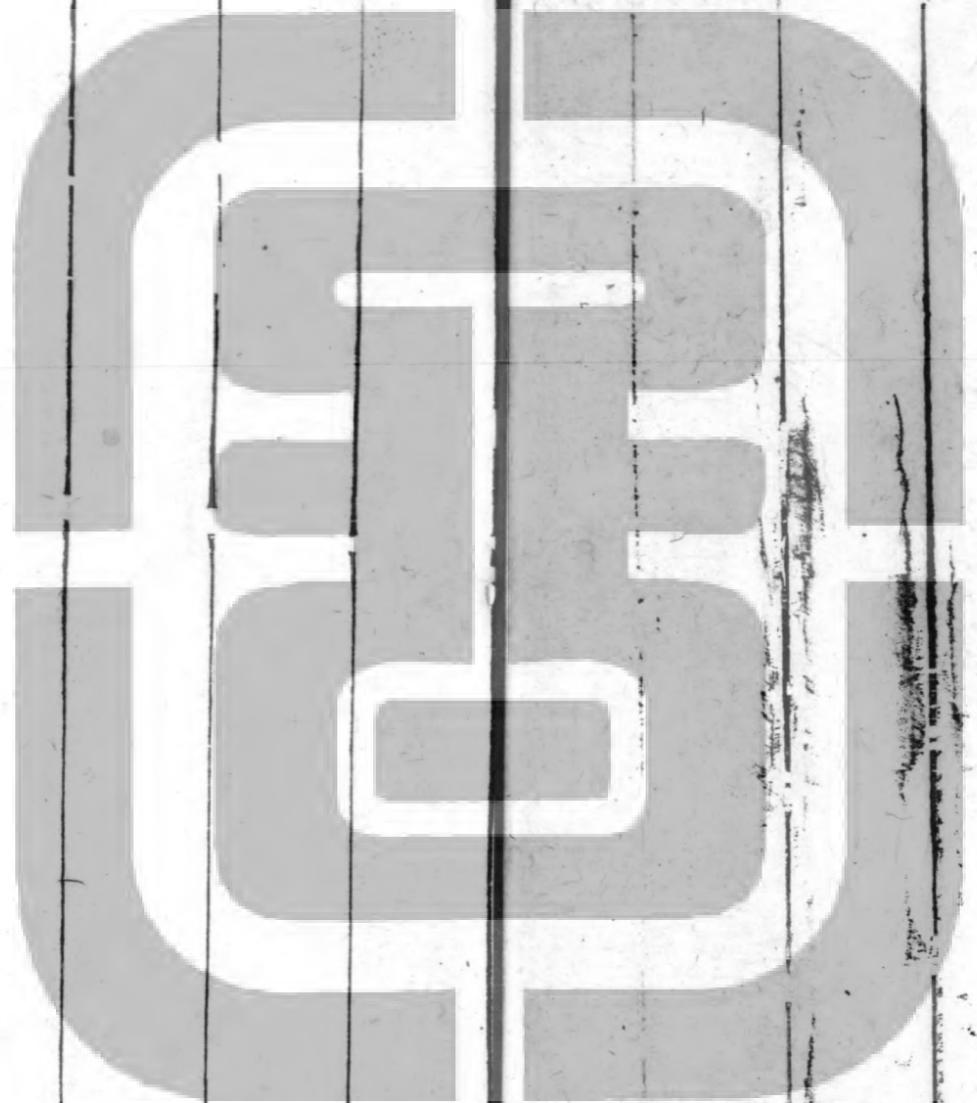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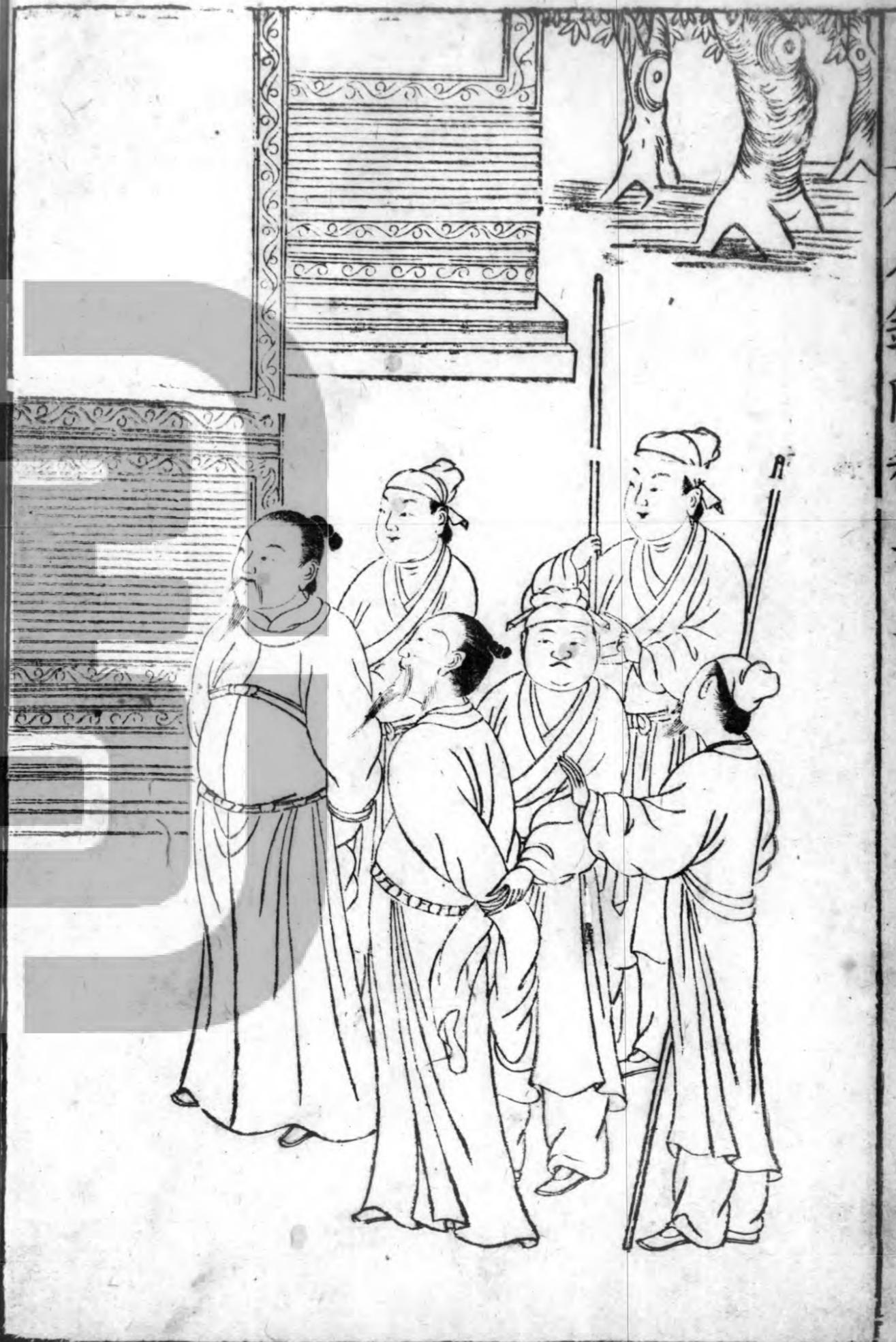
嵇紹

晉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薦之起家為秘書丞累遷為侍中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鄉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嘆息

無無居士曰延祖應山濤之薦不免貽譏清議此以偉元律之而不以大公論者也夫君天也天可讐乎中散以膚受見誅是讐在譖初不在誅則晉室不臣將何臣乎况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竭其忠即全其孝也故蕩陰之死血濺御衣帝斬勿浣傷心

我侍中之孟貞魂魄忠魄常繞於斯帝沉痛之  
矣又何議者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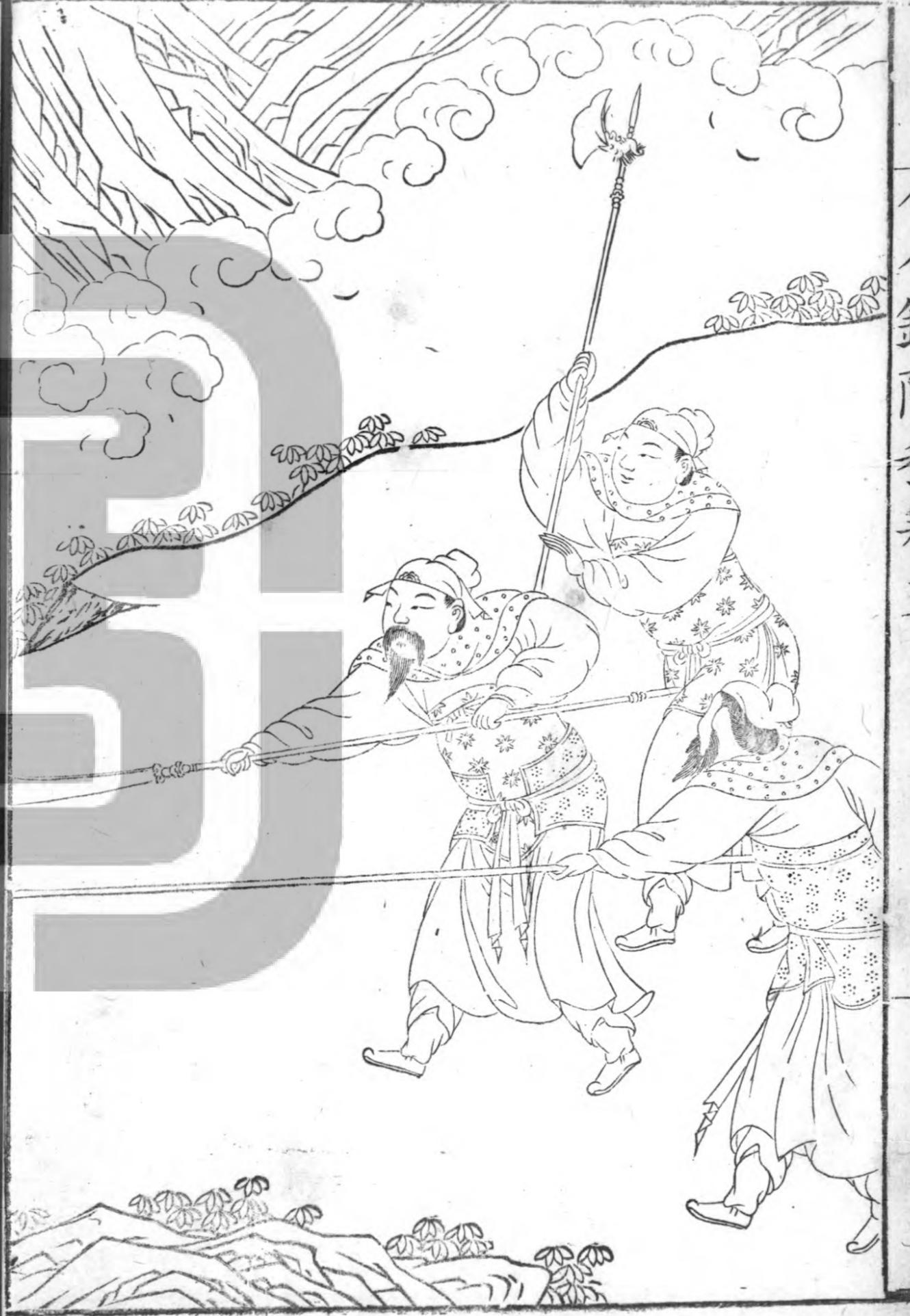




周顛

晉周顛字伯仁為尚書左僕射太興初王敦構逆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之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徑太廟顛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顛色不變容止自若罵不絕口遂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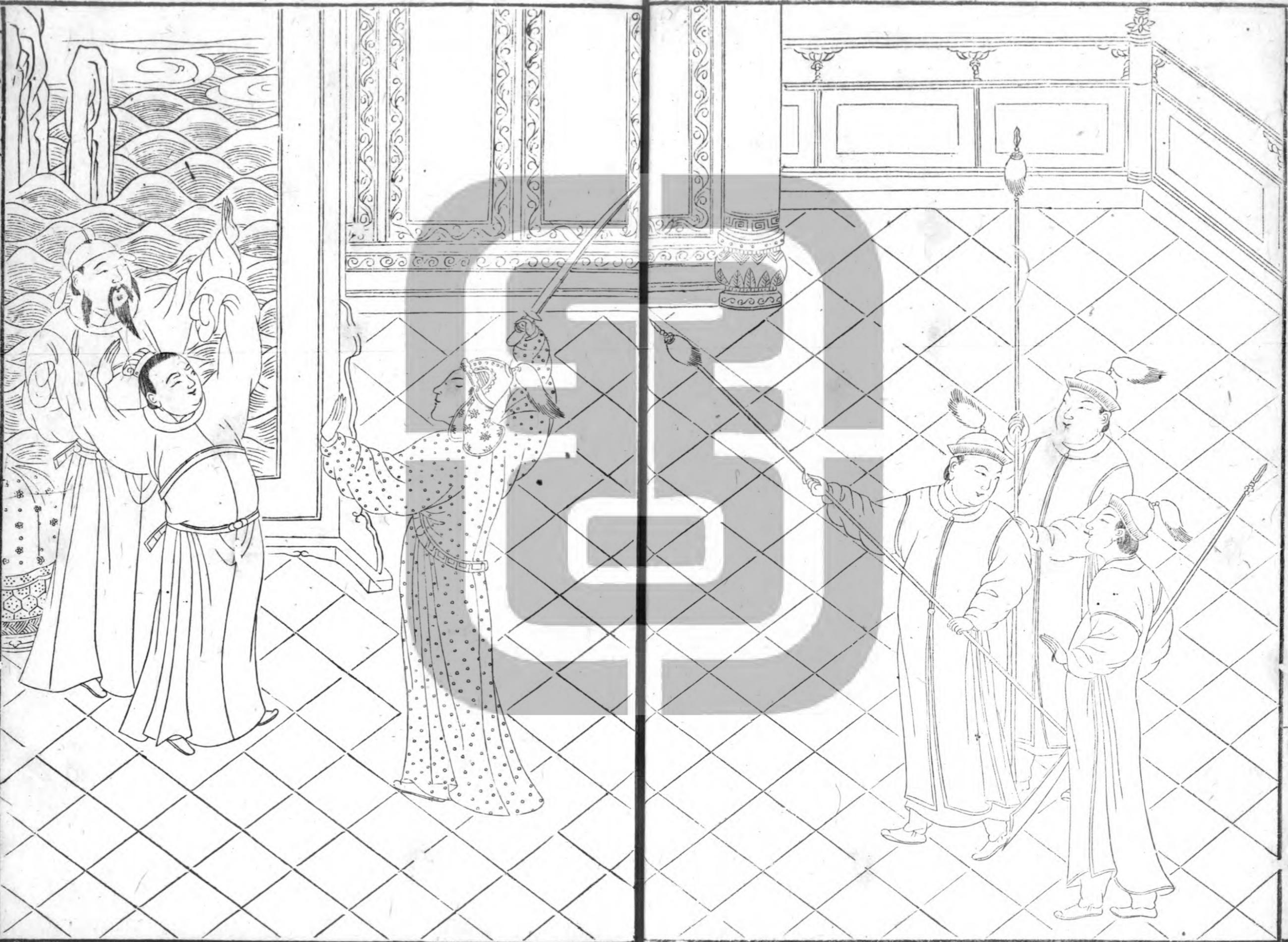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伯仁之死殺之者敦所以殺之者王茂弘也蓋伯仁性剛而簡當茂弘之呼畧無顧盼濶步哆言穢彼賊虜懸印肘間所謂百口之累者捧若隋珠已陰置掌中矣及于湖棹舉石城旌揚戴淵與顛並以人望見收忠而被戮良友徒負豈不惜哉主雖垂餌以終全無救幽明之隔越矣



卞壺

晉卞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也成帝時蕪峻反  
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討之與峻大戰於陵  
西為峻所破還節詣闕謝罪峻復進攻青溪壺  
與諸軍拒擊六軍敗績壺時髮背創猶未合力  
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  
苦戰遂死之二子瞻盱見父歿相隨赴賊同時  
見害瞻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  
孝子夫何恨乎

無無居士曰蘇峻之亂激之者庾元規則望  
之之死致之者亦元規也卞氏雖死忠孝而  
晉之元氣已剝即有士行之勤王之故節殆  
不若是矣嗚呼萇死血化為碧而勁氣干霄  
卞歿爪穿於手而忠魂徹壤彼剽狡之與強  
悍今竟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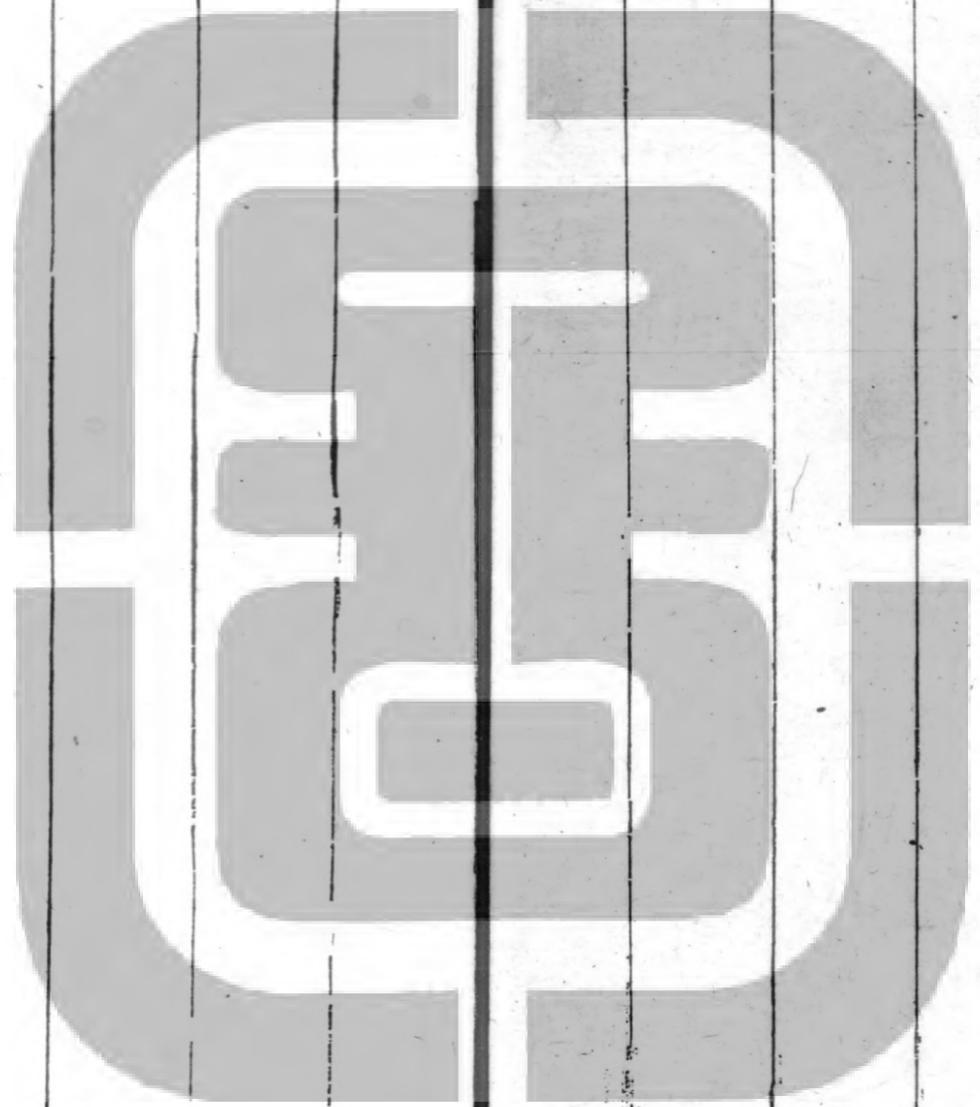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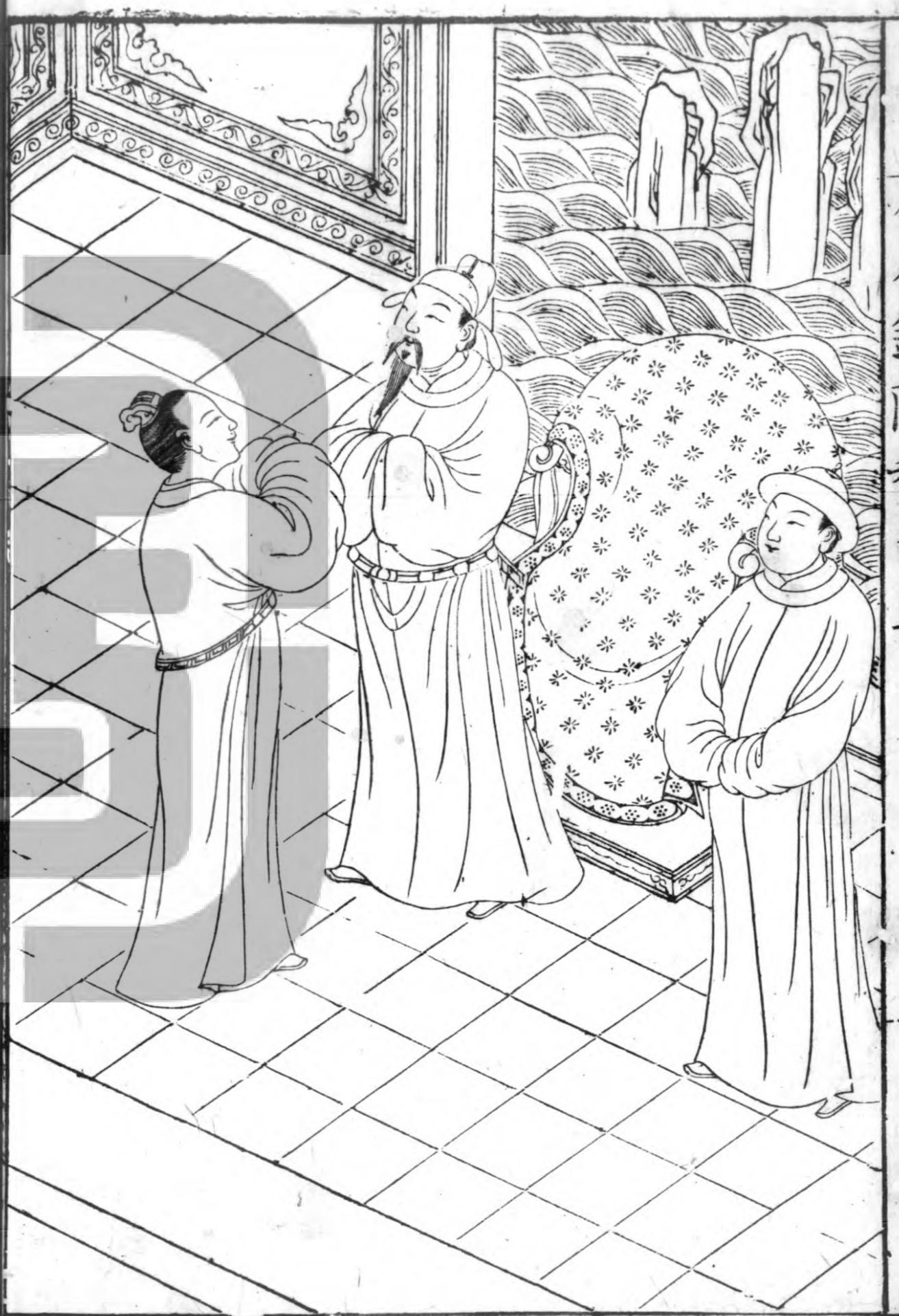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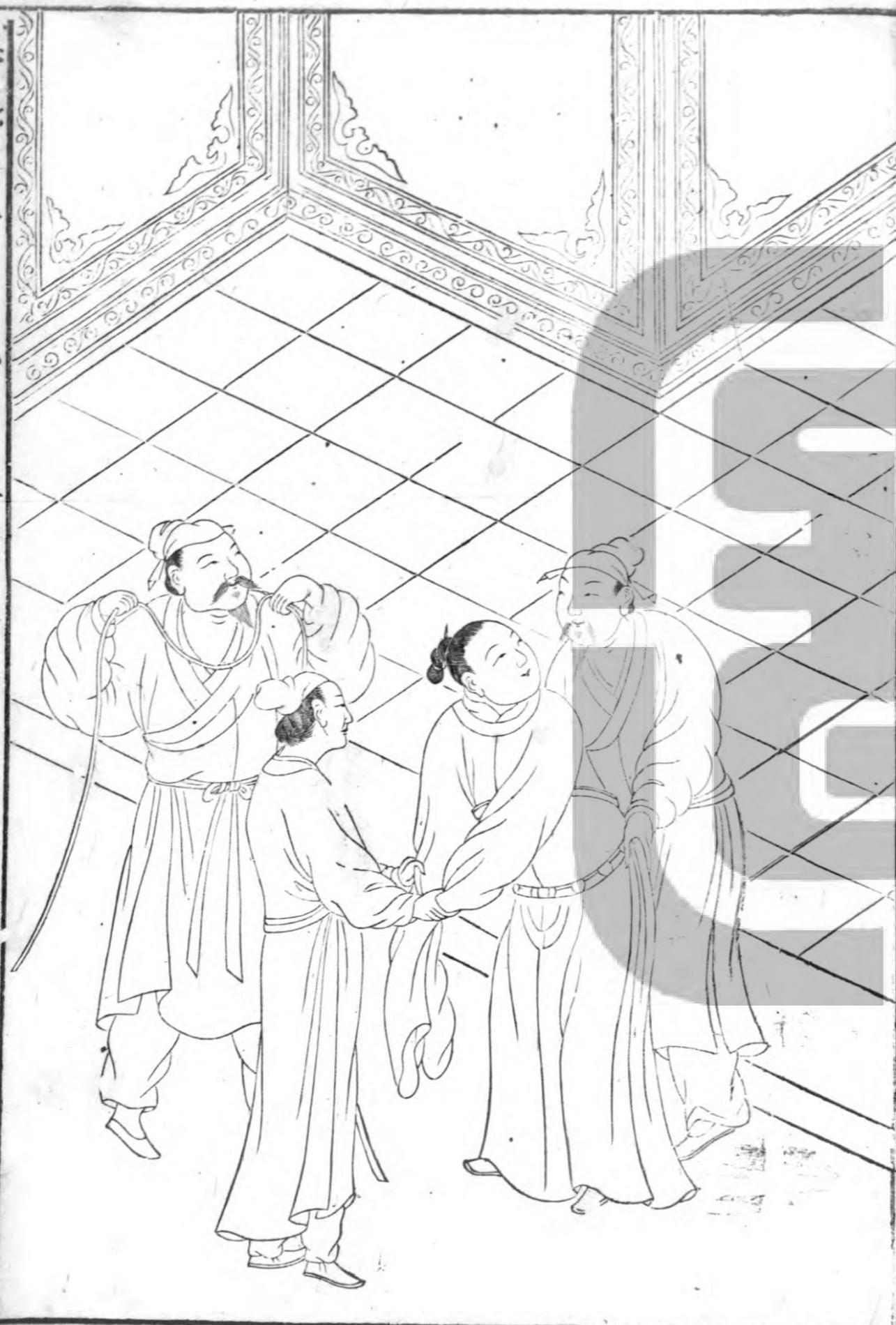
袁粲

南宋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好學有才清整持風操自遇甚厚著妙德先生傳以自况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多疾踈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徑裁通雖楊子寂漠巖叟沉寔非其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後與尚書令劉秉等密謀誅蕭道成褚淵泄其事道成使其徒戴僧靜攻粲粲子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謚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無無居士曰史氏稱景倩民望國華信哉觀其妙德傳可見然道成挺龍文之臬姿宋代臣僚並王璽於前蘭摧於後景倩父子繼之志雖不酬其芳聲已著于石城謠矣余觀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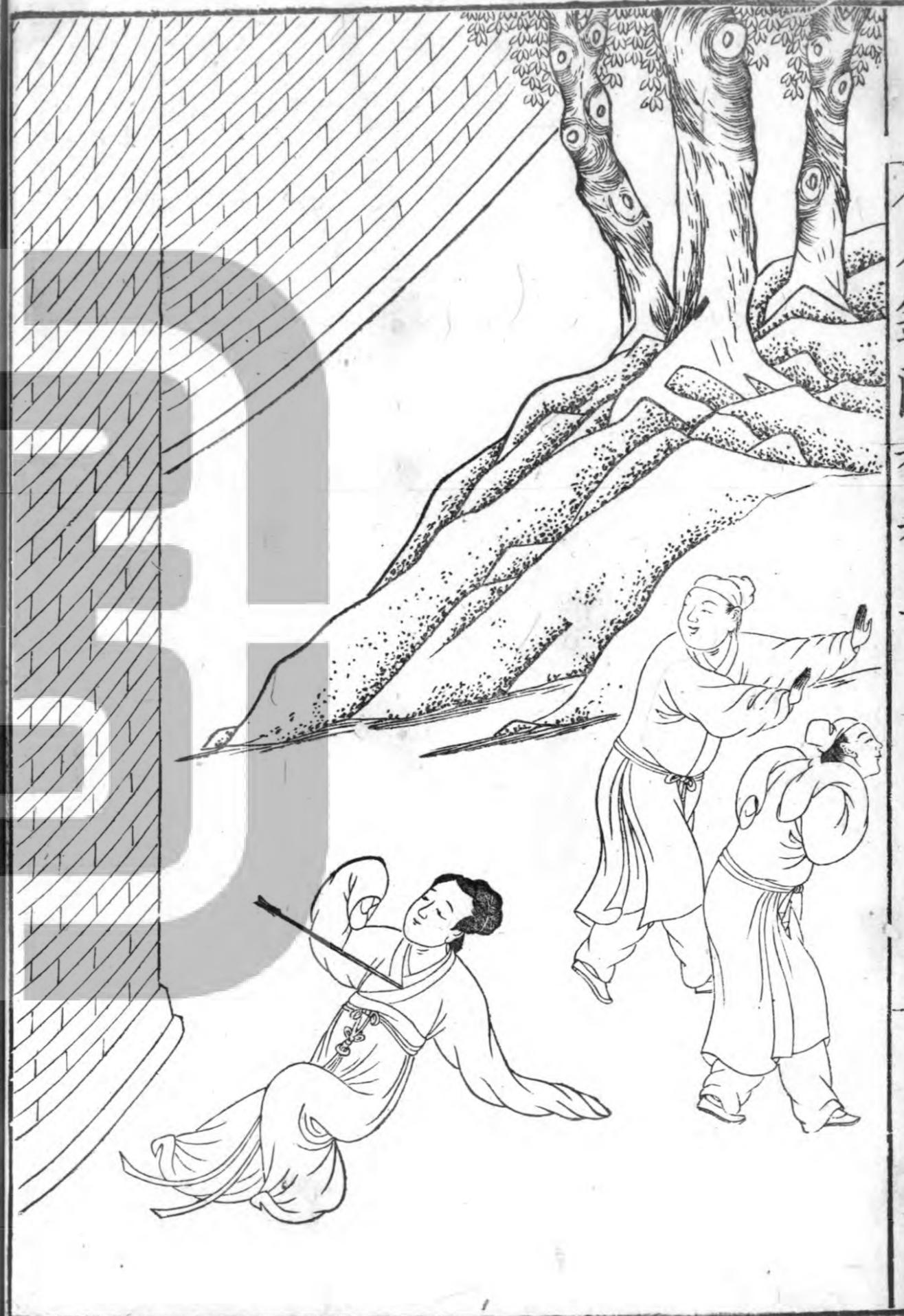
死劬謀豹擅博雅洵卒謚貞顛與采並有清  
譽何袁氏世多忠而文也





程文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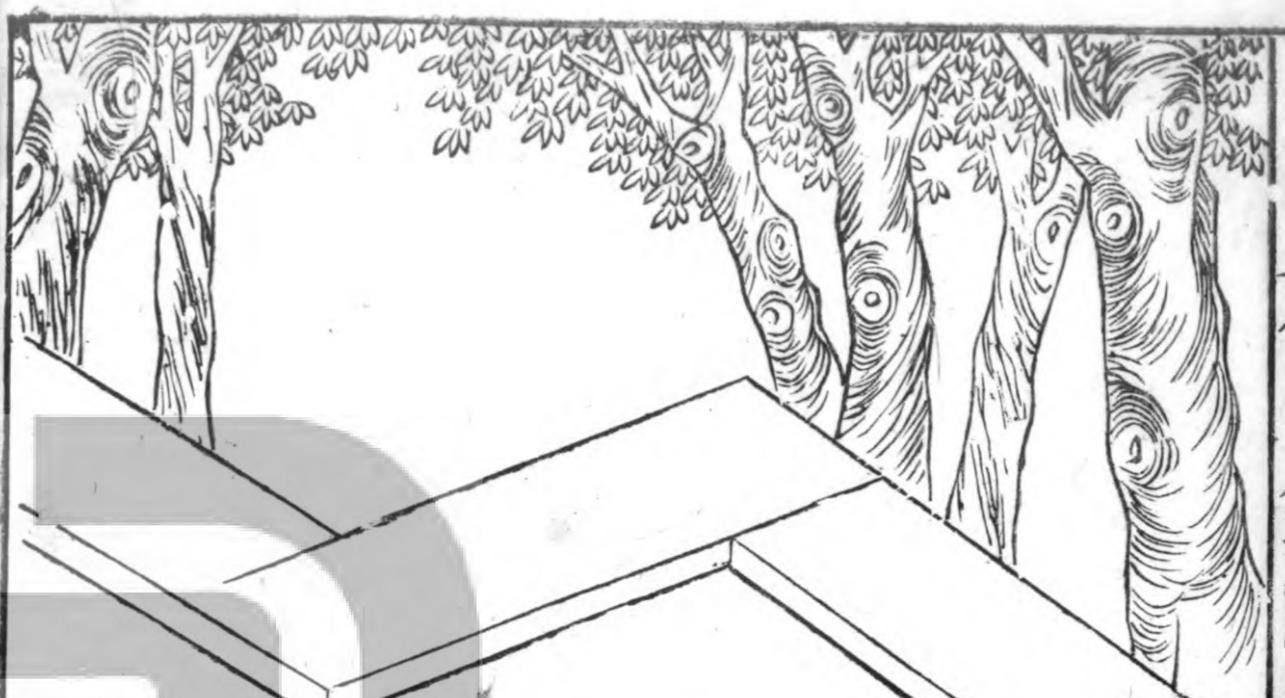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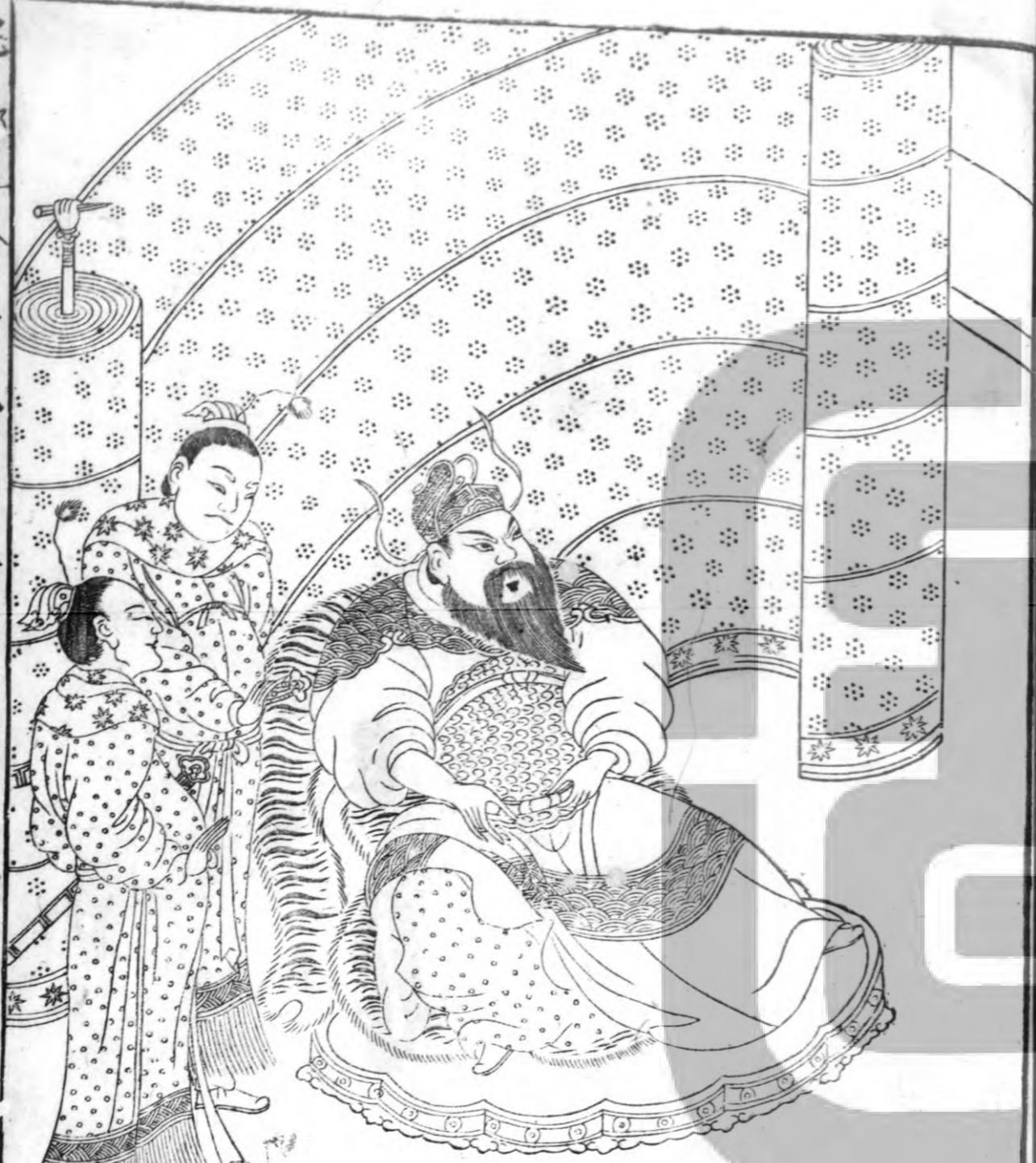
陳程文季字少卿新安海寧人忠壯公靈洗之子幼習騎射多幹畧果決有父風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先登陷陣文帝初累遷新安臨海二郡太守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為超武將軍雖軍旅奪禮而天性至孝毀瘠甚至襲封重安縣開國公大建五年從吳明徹北伐齊文季常為前鋒齊軍深憚之號為程虎後隨吳明徹侵周圍彭城呂梁之後併陷於周周以明徹為衛將軍封懷德郡公文季不屈為周所囚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為邊吏所執送長安死於獄無無居士曰程少卿以忠勇著梁陳間忠壯公可謂有子至以金革奪禮而善毀子道臣道兩得之矣王褒庾信非江表之文人耶尚且強顏于周而少卿竟死之忠反出於武弁是可嘉也孰謂鉛繫最于戈鋌哉



堯君素

隋堯君素魏郡人為河東通守屈突通降唐遣  
至河東城下招諭君素君素歔歔不自勝通亦  
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  
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  
以社稷柰何負國生降更為人作說客耶且公  
所乘馬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我  
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  
退後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  
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  
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久  
之食盡左右殺君素以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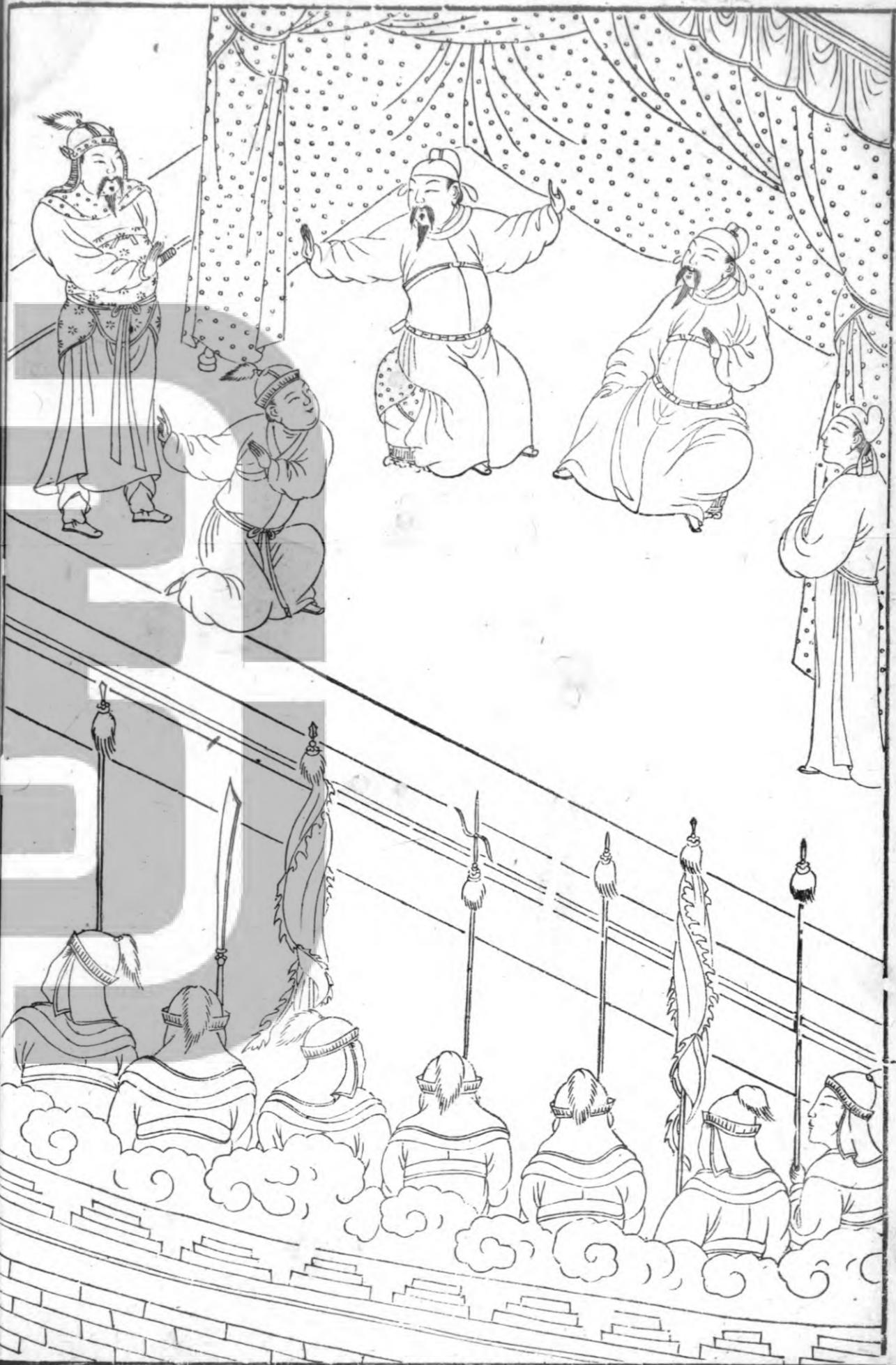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君素守河東孤城血戰流矢蝟  
集於雉堞游旌狼布於蟻封忠憤之志愈堅  
即沉竈產蛙不烈於此矣及屈突說降歔歔  
對泣縱力已殫猶矜未屈傷哉妻孥引弓併  
死信隋代之忠臣揚家之勁幹也柰錦帆直  
泛天涯而玉璽歸于日角其如天命何哉



顏杲卿

唐顏杲卿字昕與玄宗時安祿山聞其名表為常山太守後祿山反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賊攻常山杲卿日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執杲卿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起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三道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以謝上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髡之罵不絕口致鉤斷其舌含糝而死

無無居士曰祿山險據幽燕雄集蕃漢擁狼燾之牙旗鳴洛陽之天鼓欲倚馬峻函吹笳渭水目中已無唐社稷矣而杲卿突然中起傳檄河北諸郡響應柰賊鐸猖獗勢不可撓何被執而死罵賊數言凜有生氣唐室之再造而賊勢不終逞者此一罵之力也即與李郭同功血食百載尤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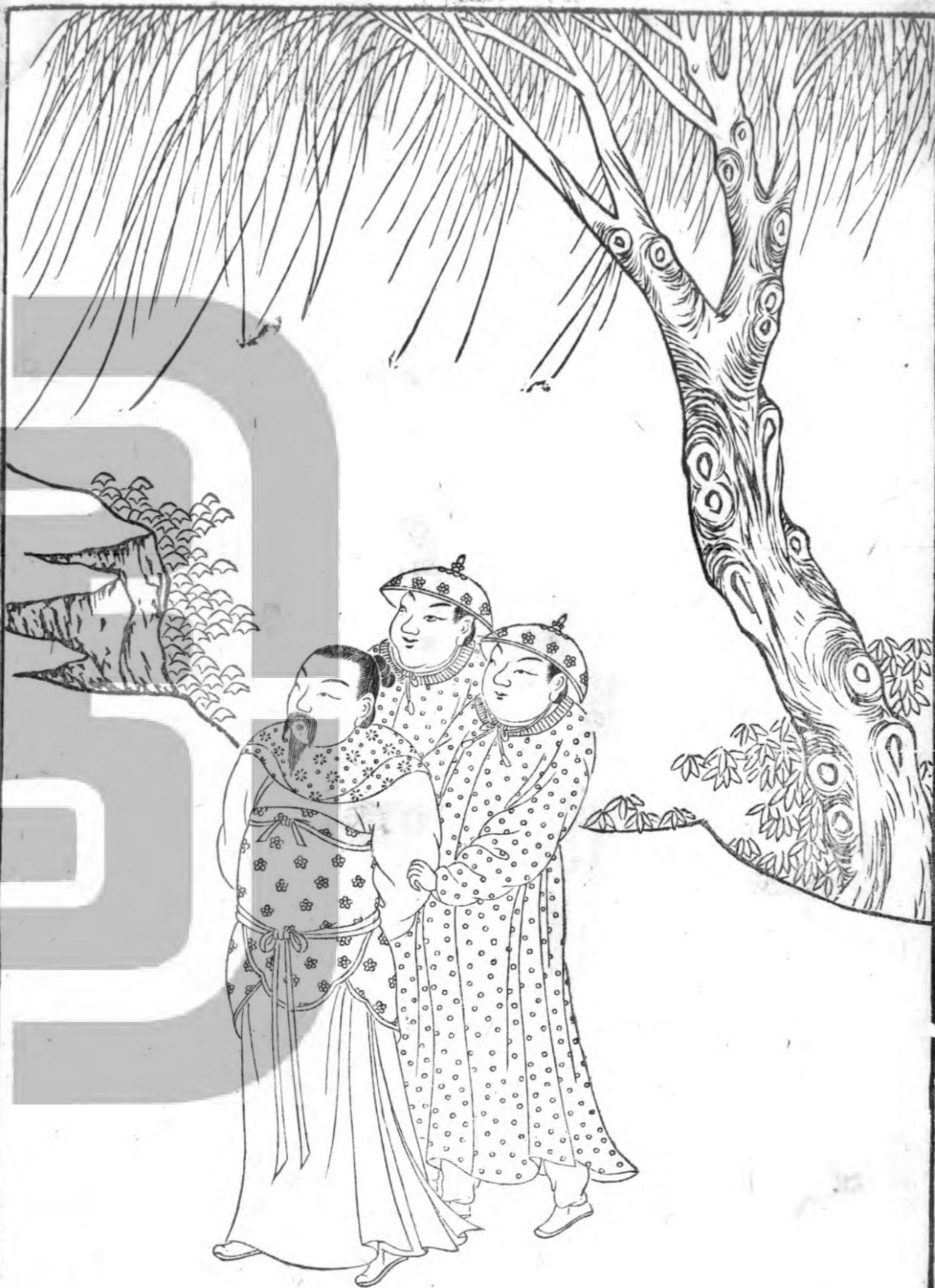


張巡許遠

唐張巡南陽人初為真源令時安祿山反巡起兵討賊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復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威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賊乃夜遁後與許遠守睢陽賊將尹子奇攻之城中的食盡與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既而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殺

無無居士曰余讀張中丞傳未嘗不淚淫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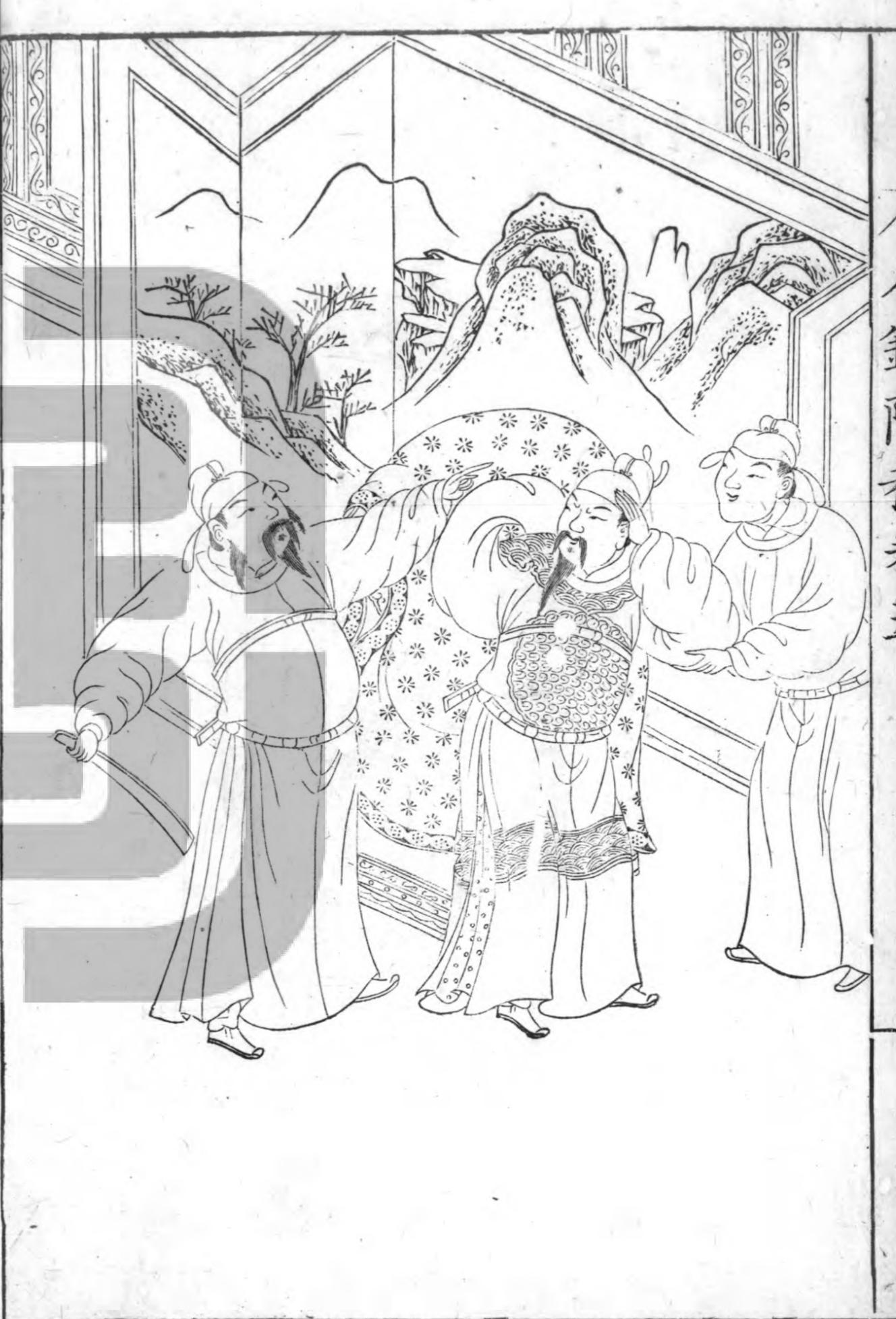
數行下也嗟夫竊立抗鋒睢陽血戰不惟嚴  
軍令於憑城抑且識人倫於天道壯哉南八  
男兒不可為不義屈其功業問學節義高出  
唐家之臣品矣聞笛之詩凌厲峻拔最可詠  
者不辯風塵色安知天地心門開邊月近戰  
苦陣雲深至今猶有生氣令孤子竒當年已  
奄奄九泉下也



張興

唐張興東鹿人為饒陽裨將史思明引衆傳城興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刃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關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於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曰吾能裒彊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為改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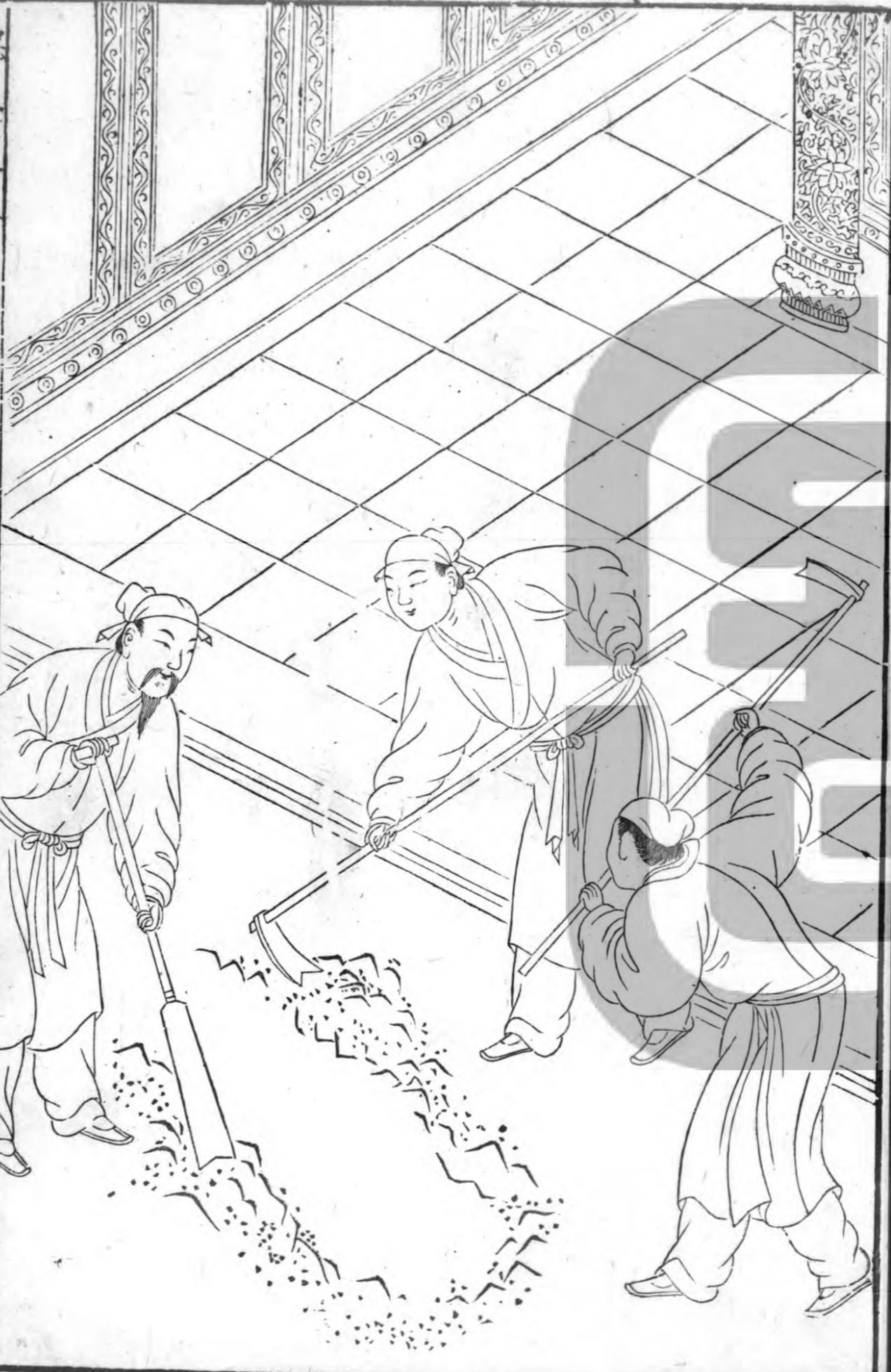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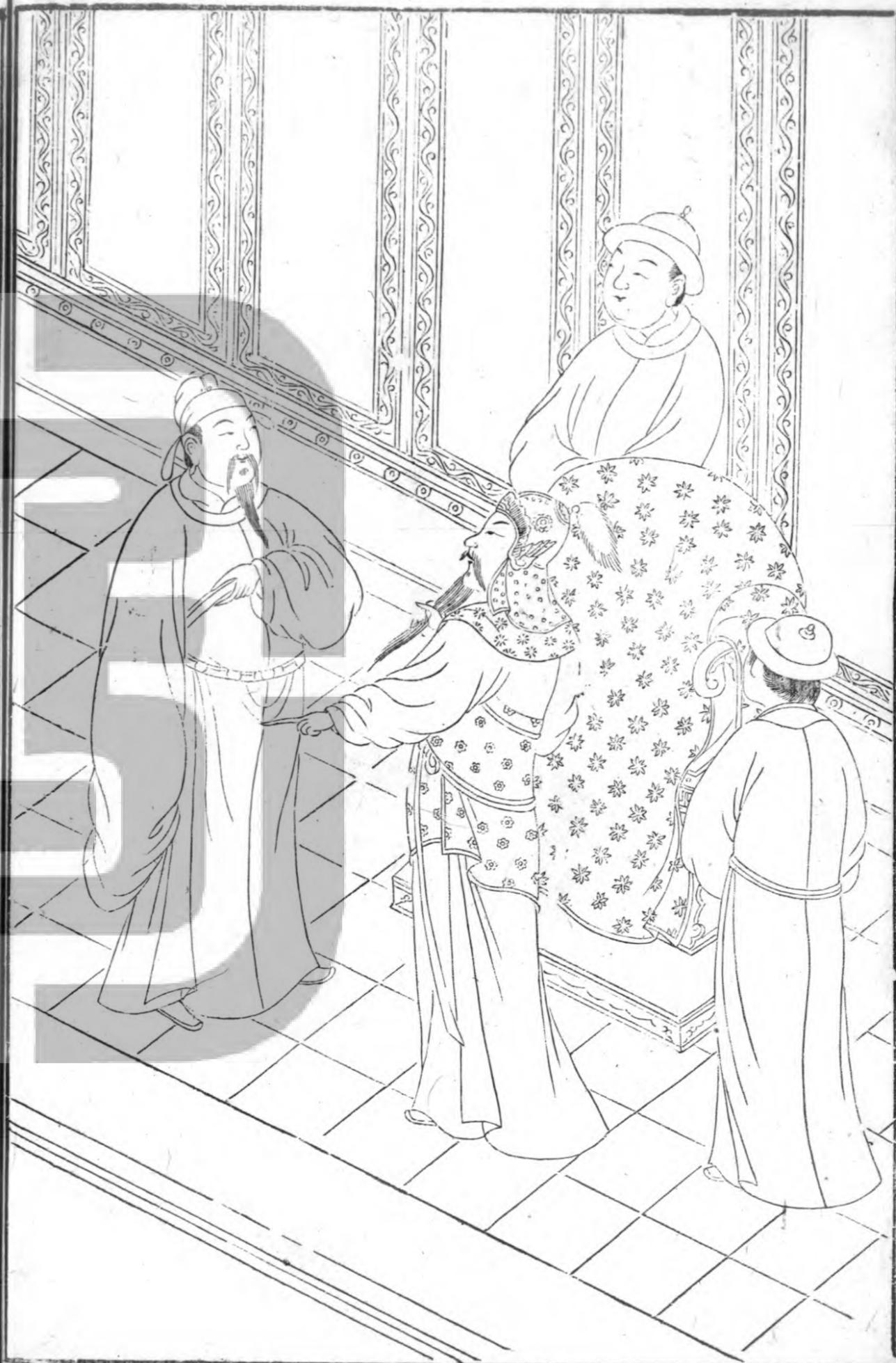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張興博雅善談其戰饒陽固武備而參以文事者也且數刻之人而明萬載之義使思明能從豈惟轉禍即戴若思之投劍終為晉代名臣矣惜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終一快也至其忠烈直與睢陽同論日月爭光



段秀實

唐段秀實字成公沂陽人德宗時為司農卿朱泚反秀實與岐靈岳等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源休姚令言及秀實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滅血灑地泚得脫走衆爭前殺之

無無居士曰段成公非奮不慮死以取名者惜德宗委任不至無所藉以舒謀國之忱爾當韓旻聲言迎駕苟不倒用印符奉天之事不可知已此雖倉卒智有足稱至朱泚稱帝而義激不容遏奪笏擊賊嚙劍甘心忠有足數噫追符印擊賊笏物雖已陳然蜩文日赫象簡霜披千載而下猶足以寒奸雄心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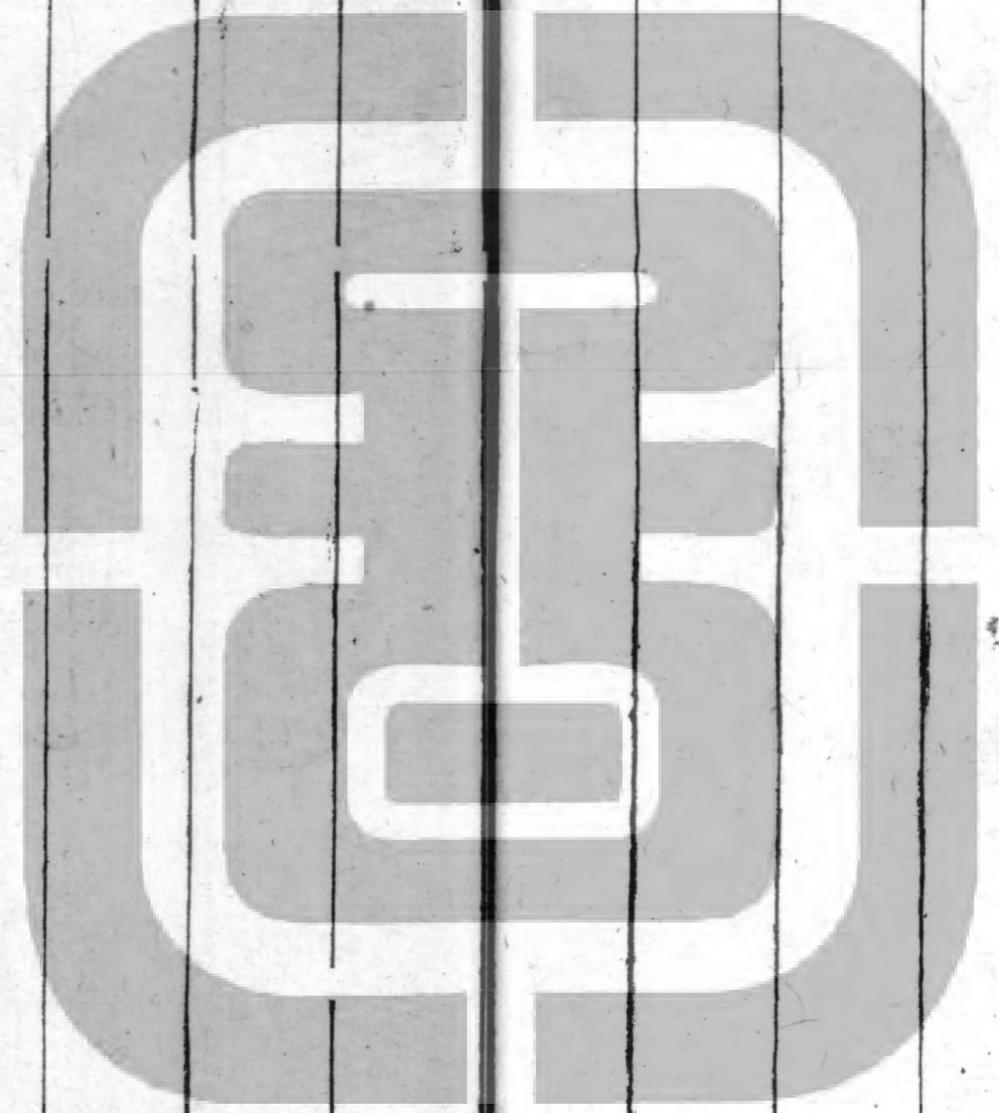


顏真卿

唐顏真卿字清臣杲卿弟也任平原太守祿山  
亂起兵討賊有功遷刑部尚書乃為盧杞所惡  
建中四年值李希烈謀逆陷汴州至是上問計  
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  
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人所信服真其人  
也上以為然遂遣真卿宣慰至許欲宣詔旨希  
烈使養子千餘環繞侮罵拔劍擬之真卿色不  
變希烈館而禮之會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  
進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無所自  
容也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希烈不悅掘  
坎於廷云欲坑之真卿怡然對希烈曰死生已  
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哉希  
烈乃謝之真卿後自縊死賊中

無無居士曰此平原太守天子不知名者耶  
余觀舊唐書稱其富於學守正令節為文之  
傑未嘗不惜其為藍面所擠也夫德宗內信  
姦邪即有忠良弗之任用俾陷於希烈以快

盧杞之心其如國體何然清臣英烈言言如  
巖霜烈日不死祿山而死於知名天子是終  
始不知也悲夫





忠節 卷五 四十四 翠堂

孫揆

唐孫揆字聖圭博州武水人昭宗時討李克用  
揆為昭義軍節度使將兵二千八月發晉州李  
存孝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擒揆獻於克  
用克用厚禮而將用之謂揆曰公當從容廟堂  
何為自履行陣也欲以揆為河東副使揆曰吾  
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  
用怒命鋸之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板  
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罵不絕聲  
無無居士曰椒香犯蹕朱礪山之惡極矣當  
時鐵裏錚錚者惟朱邪氏而聖圭之遭鋸甚  
不厭人心夫領鴉兵以掃巢鋒敦虎旅而清  
天步克用之功為最及存孝擐甲抗衡沙陀  
幾無穴自藏矣豈非戕天子之大臣而朱梁  
得以藉口耶嗚呼敬翔李振佐命惟新彼之  
從容廟堂者克用何不鋸之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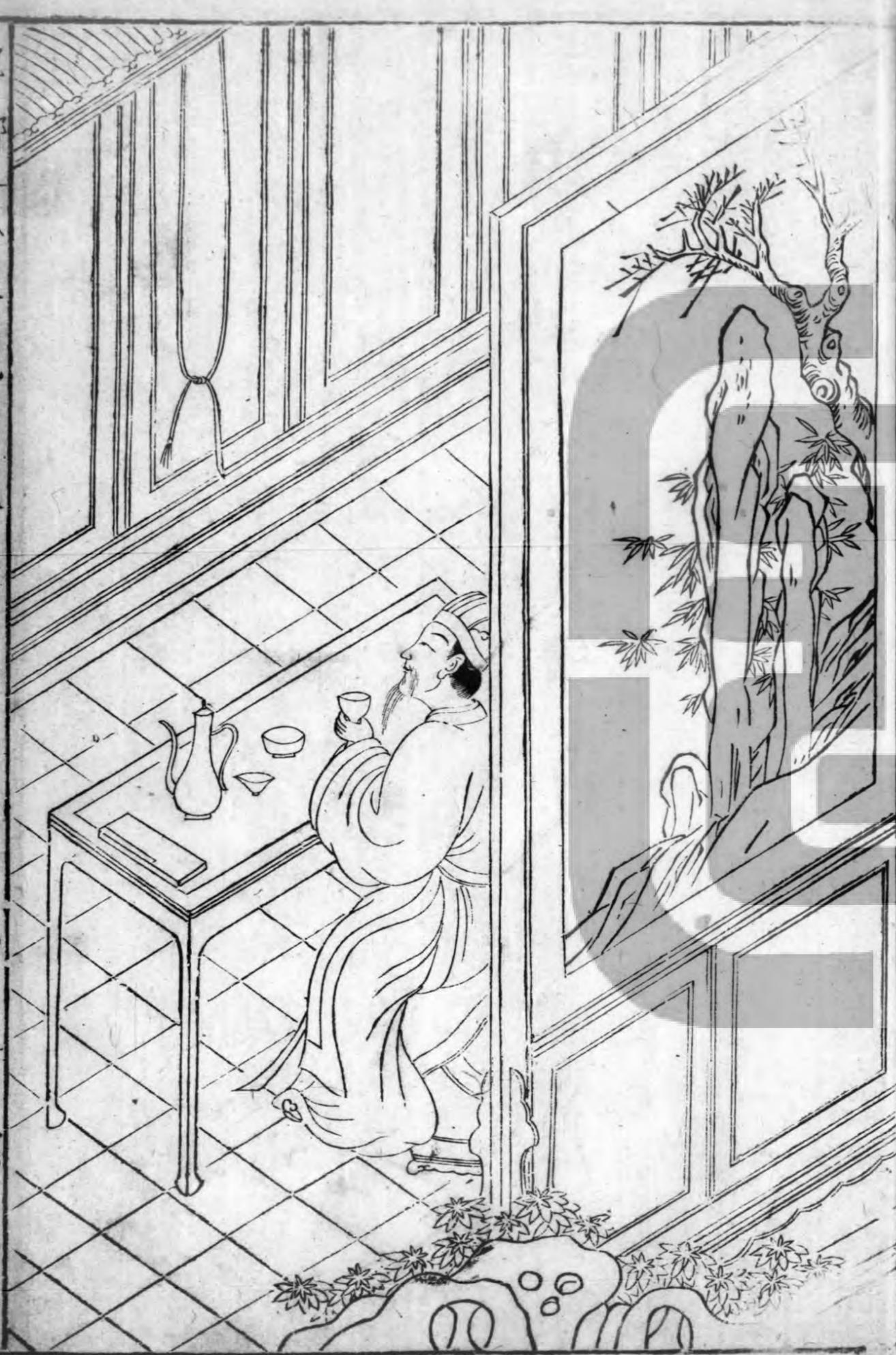


陳喬

五代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機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城陷喬將死之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為陛下建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廳內遂自經喬既死從吏撤扉而瘞之明年朝廷加其忠諫改葬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影自南廊而過掘得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觀

者

無無居士曰南唐之亡也陳喬死之獨恨其諫諍之未盡而徒塞責於一死也彼後主好小詞因事納忠者潘佑李平爾至南朝天子好風流樂工尚且歌焉矧喬掌機密而無一語及之縱建不朝之謀何益國事哉嗣是後主難保無恙則死亦為徒爾雖然猶愈於徐鉉諸人也



劉鞫

宋劉鞫字仲奄崇安人靖康元年守真定金人  
 入定州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  
 金人益知其名及京師陷必欲得公宰相給以  
 割地遣公往虜人以其國僕射韓正館公於城  
 南壽聖院言欲以公為正代許以家屬行公仰  
 天大呼曰有是乎即手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  
 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  
 不事兩君以順為心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  
 死也付陳灌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危酒  
 以衣條自經時十六日也

無無居士曰靖康二聖北狩劉資政不為金  
 人用而竟死之夫用之者將劉豫之耶抑邦  
 昌之耶直欲代韓正僕射之爾夫褫衣冠而  
 服左衽以事虜少知廉恥者不為而謂世篤  
 忠貞者忍蹈之耶從容手書衣條自盡始信  
 正氣之無虧益睹名流之有自



陳文龍

宋陳文龍丞相俊鄉之後也益王稱制於福州文龍為閩廣宣撫使北軍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文龍焚其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會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繫至杭州不食而死

無無居士曰呂文煥降元席上有賦琵琶亭詩者豈宣撫流歟文章節義本非兩事未有藻繪其性靈而脂韋其氣節者也夫均死也非畏之可能逝汶汶而生孰烈烈而死殆將貫長虹昭白日駕文螭與赤虬皚皚于長空應萬古而精爽不磨矣嗟彼老大娥眉負所天者誠忍心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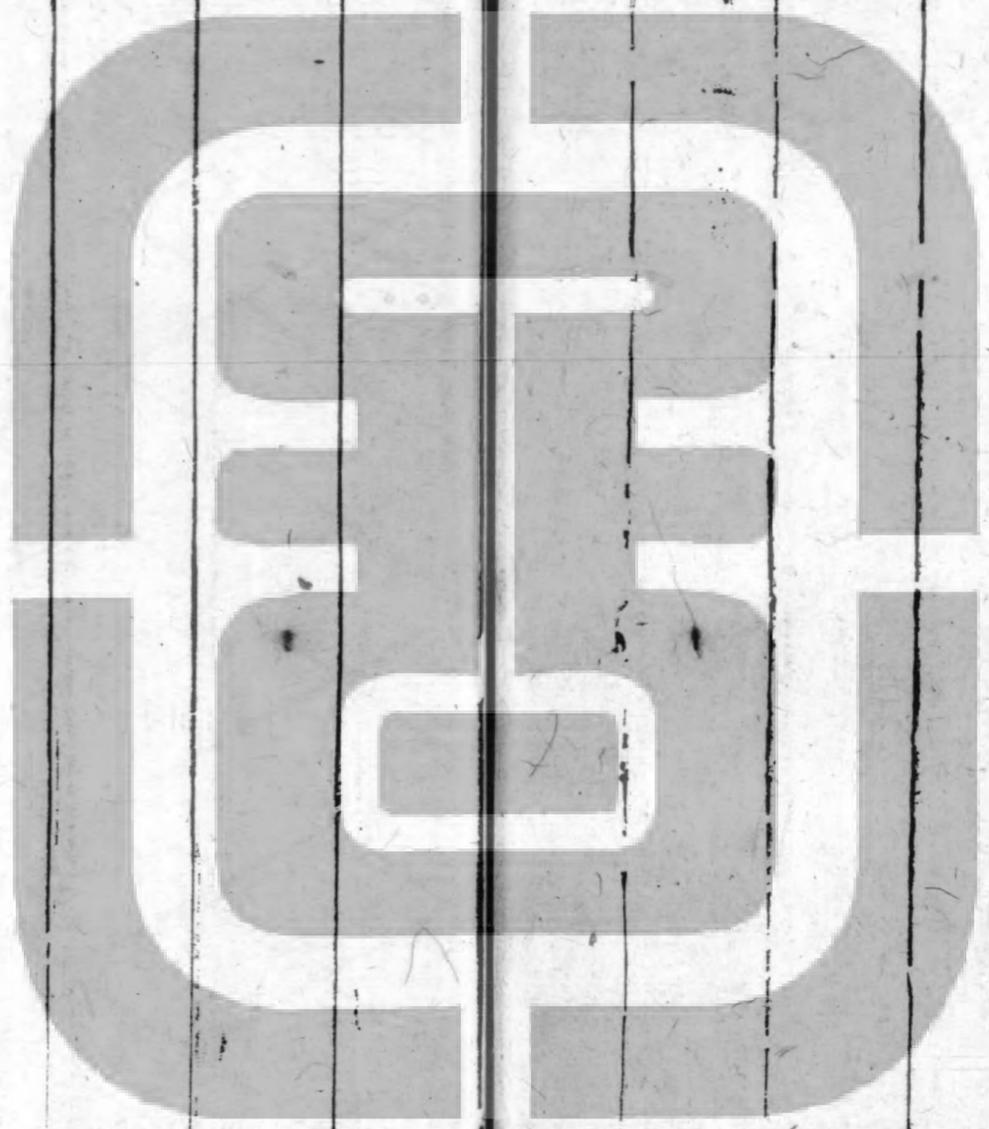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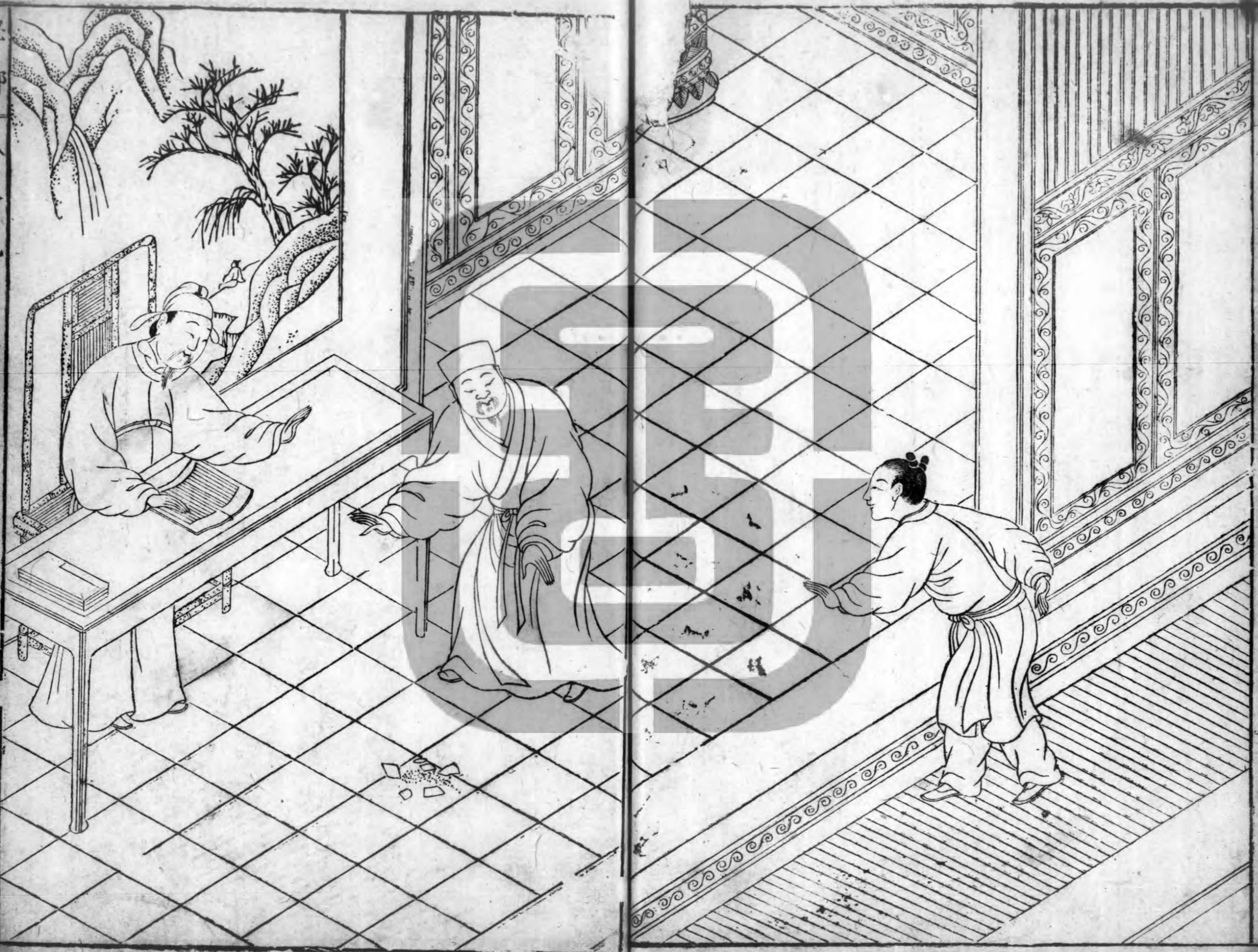
文天祥

宋文天祥字永瑞廬陵人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拜右丞相辭不拜屢戰進屯潮陽元大帥張弘範破之被執至燕京畱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世祖遣南官王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請假得黃冠歸故鄉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從之乃詔有司殺於燕京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天祥死矣死時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遂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無無居士曰文丞相之忠豈毫端之可悉然揮毫吊古亦吊其無愧者而已夫仁以致君而君未必能全義以輔國而國未必能立所謂仁至義盡者顧此心何如爾丞相之時宋

運已終興之實難區區之心所以回天意者  
在不愧也不愧非塞責也萬古長存照映額  
色吟囊寄恨惟有蛩知故曰毫端不能悉也





謝枋得

宋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為江西招討使宋亡遁入建陽山中時程文海至江南訪人才枋得在列以母喪辭不行至是魏天祐朝京佯召枋得入城逼以北行與之言坐而不對或慢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不食二十餘日不死四月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畱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

無無居士曰史以疊山餓死比夷齊其遜辭拒召既不免則義有不得不死者余嘗喜其答師云佛肸可往公山可往夫子則可仲由

則不可湯可就桀可就伊尹能之夷惠則不  
能抑何婉而遜若是哉至被執去則決然自  
裁其所遜者斯其所由決與忠哉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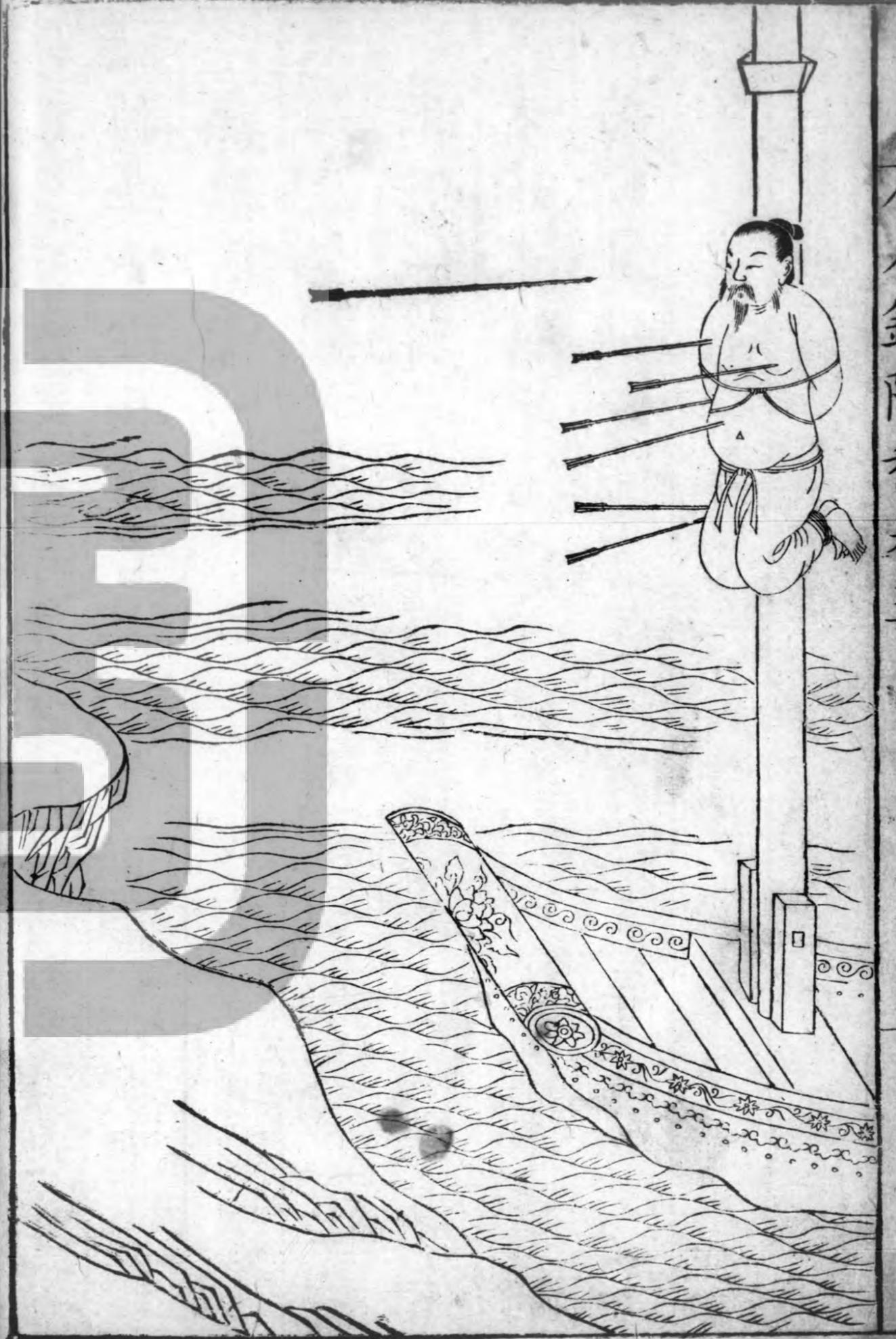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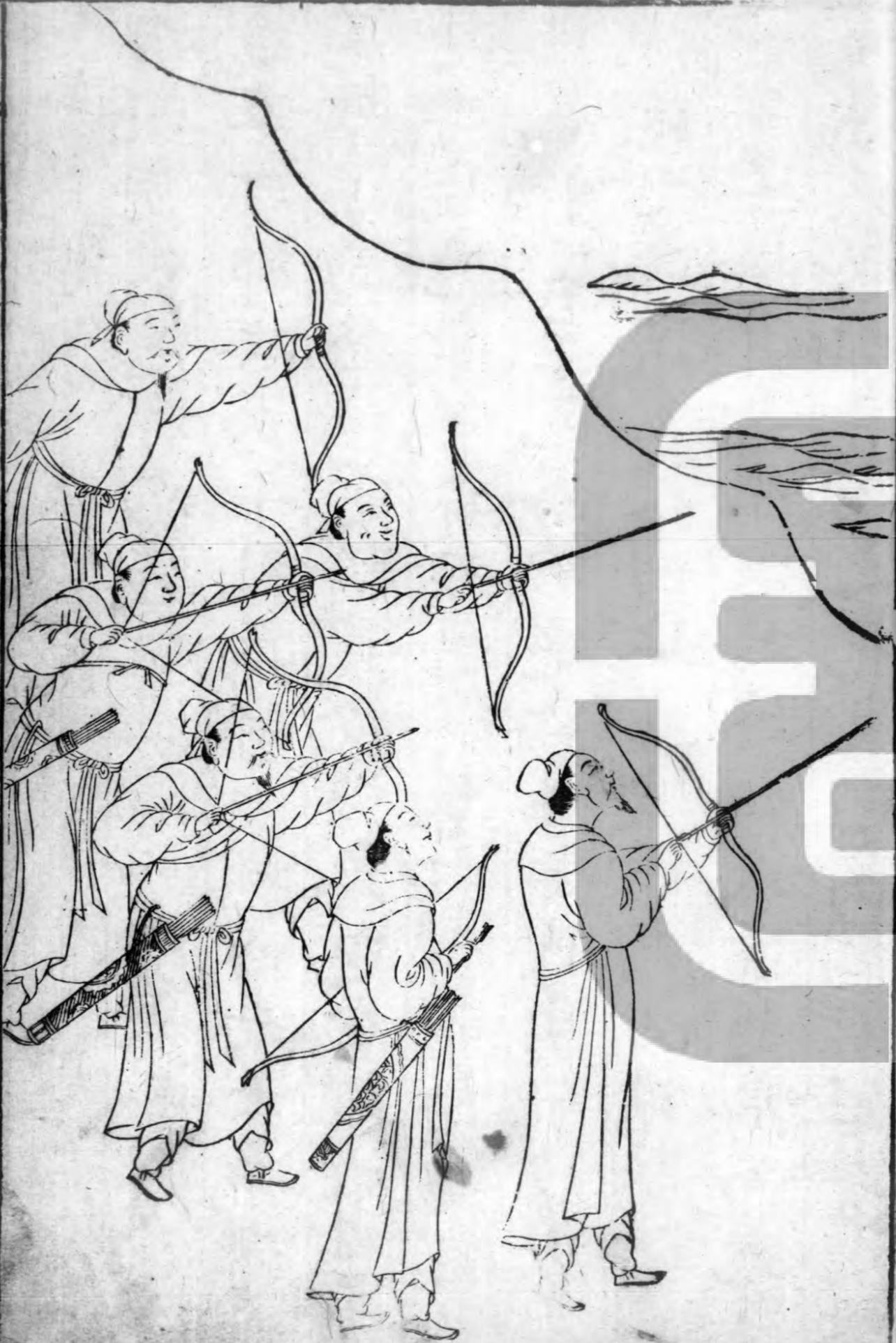


余關

元余關字廷心合肥人至正壬辰天下兵動時  
關權淮西宣慰副使分治安慶一日賊四合旌  
旗蔽野關縱梟騎數十大喊而出斬首數百級  
當是時淮東西皆陷獨安慶巋然猶存關益自  
奮立旌忠祠以厲將士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  
兒生則為韋孝寬死則為張巡許遠慎不可為  
不義屈丁酉冬賊大集諸部圍城樵餉路絕城  
陷關猶帥師血戰身中三矢遂自刎沈水死其  
妻耶卜氏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章赴水死  
諸將卒慟從而死者十餘人

無無居士曰我

太祖嘉余關之忠立廟和州祀之凡故元臣若  
王保保蔣子英並嗟異而遂其志焉殆危素  
者始未嘗不官之卒謫和州守余關廟賞罰  
若斯其錄季布而斬丁公之義乎



花雲

國朝花雲懷遠人為樞密院判守太平府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縛急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刃連斫五六人賊怒縛雲於檣叢射雲至死罵不絕口妻郜氏生子煒方三歲抱之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郜氏遂赴水而死侍兒孫氏收郜屍瘞之抱兒逃為偽漢軍虜之偽漢敗孫氏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覓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梓孫氏及兒投之江偶得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食忽夜半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上所孫氏抱兒拜泣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一時咸驚其神

無無居士曰花將軍一怒而縛皆絕乃罵賊以死固奇男子也其妻郜氏寄嬰兒於侍婢

金剛經卷三  
相繼死焉非婦人之奇節歟孫氏抱兒濱死  
者再雷老夜導竟達御前方圖賞賚渺然失  
蹤豈非事之尤奇者乎嗚呼貞魂長在將種  
猶存天之報善人更奇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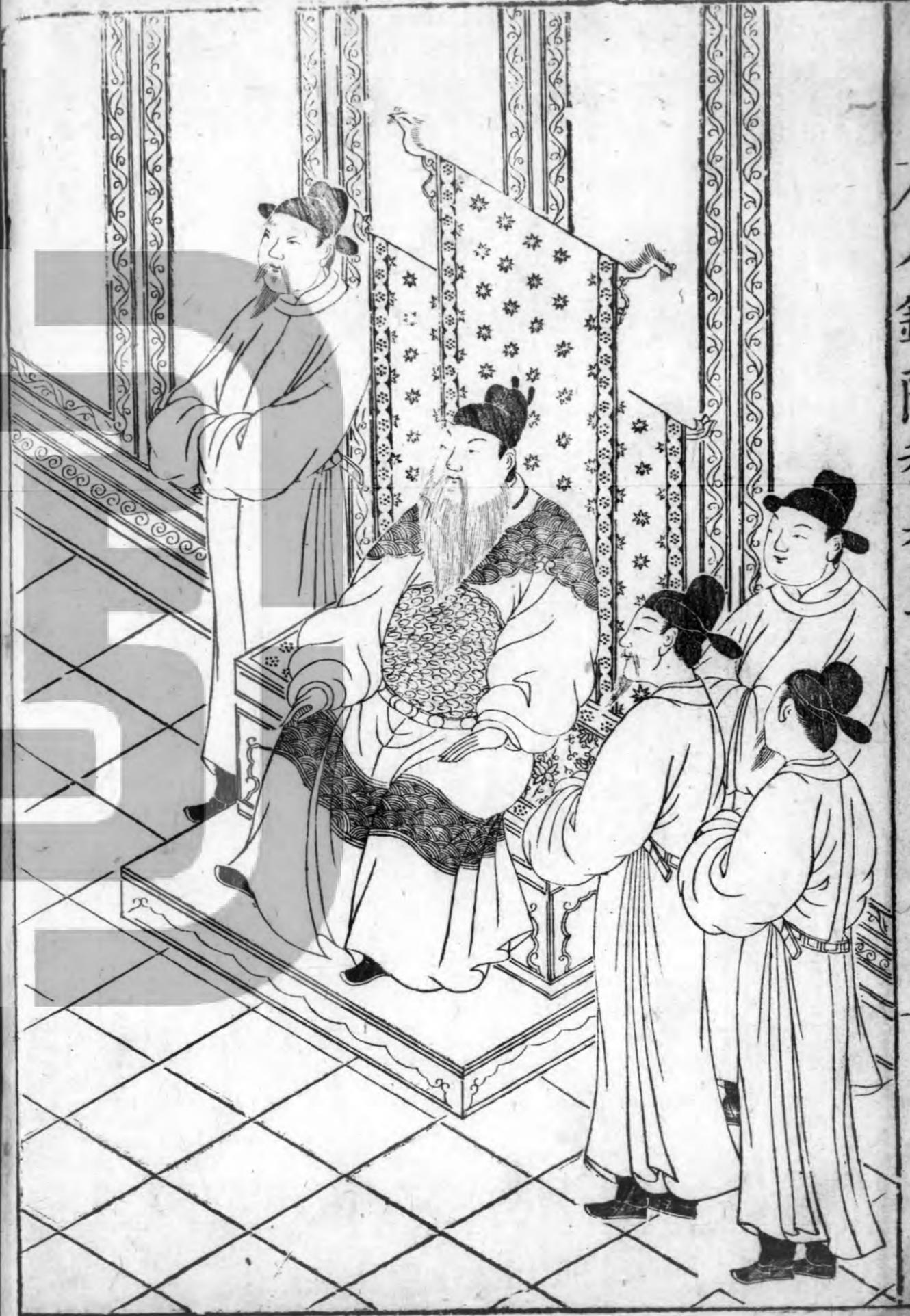
金



劉球

正統間翰林侍講劉球應詔上封事語多侵王振振大怒會編脩董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為鄉共祀忤上下獄振黨馬順榜笞璘使引球為具藁草即朝班中摔之出球不知所坐款第曰若史振死我死即訴上帝耳竟與董璘益死獄家人行求屍順故縻之弗得也而順有子年二十餘病孱久困矣歛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禍隄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罪不可俄而子死

無無居士曰王振肆城狐社鼠之奸地使其驕勢成其逼禍及縉紳者毒矣劉侍講論之即為所擠馬順挾錦衣之權司振牙爪既鍛鍊董璘以誣劉竟又坐劉以覆董則二人之死也乃死權耳冥冥之中帝鑒最灼俾附順子以歐之而死子繼怒廷臣共摔之而死順詎謂天道無知耶其所憑者即其所自覆也



孫燧許達

皇明孫燧正德中為江西都御史許達為副使  
會寧王宸濠有逆謀設宴鎮撫三司官次日各  
官入謝濠大言曰汝等知大義否燧曰不知濠  
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  
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  
二日臣安有二君况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  
大怒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達反覆辯論明不可  
濠曰許達何言達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  
濤曰汝真不畏死耶二公曰既為忠臣豈懼一  
死然汝死與我死不過數十日而已豈若我輩  
有轟轟烈烈之名哉濠唱武夫將燧達曳出惠  
門外斬之時六月十四日也

無無居士曰宸濠之變孫許死之其精忠表  
表無容致喙第 國家之於藩王翫髀固用  
斧斤而竅竅亦須遊刃今也邱祿歲增民財  
日窘貧窶極矣不為之所可乎葉高賈誼之  
策齊黃晁錯之謀俱無益矣宜有以善其後

臣等謹將

